

國風卷貳





之名敬尔身  
小定戒人子  
之式毅教之  
各勸尔仪  
集詩姚舜牧

宣嗣厲而幹

蓋克與幽嗣

而先業尽

之諫幽黜申

后之負故小

密日我心勇

傷念昔先夫

徐典商

幽以戎女宣

淫棄后廢適

被絀申侯宜

詩經卷二

詩經卷二

鄭風總論

案衛風桑車篇序謂刺奔

鄭風漆洎篇序謂刺亂呂

祖謙於桑山篇言詩宋

子於二詩俱改篇法并者

所自作舉祖謙之說辨之

至詳且切矣然自南宋以

迄元明諸儒卒多異議大

約不出馬端臨之說或

又追日於鄭聲者主聲不

主詩子夏對文侯所謂宋

鄭衛齊四音皆在於色而

宋本無詩或曰几樂非雅

謂爾無所私吾勿信也夫望之  
切又疑之深注弁者之情如此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鄭風十篇

鄭之七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宜

從而死於大戎之難是為祖公其子武公掘突

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

猶衣之宜兮 居私朝之服宜稱也 傲子又改為兮

適子之館兮 適之也 還子授子之繁兮 賦也 口

更也 館舍也 還子授子之繁兮 還周人

作是詩言子之服繼衣也甚宜傲則我將為子更為

也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繁言好之無已

言若曰君子有不可忘之盛德而後有不忍忘之

卷之二

鄭風

二六







祭為小弁之  
所以善怨也

許謙

小旻小宛小

弁小明以小

名者別其為

小雅也其在

大雅則謂之

召夏大明惟

在闕焉意

者孔子刪之

矣朱子

孔子者盜言

也若美味然

能劫人之嗜

如箭者巧言

也若奸音然

能悅人之所

...

為較切自足昭示後世矣

緇衣全旨

此詩專美武公三章一意

無淺深總是反覆咏嘆以

致其無已之愛

百章旨曰德字即在於善

其職上看出須先提起在

緇衣前宜者其職

衣之宜也雖不外依

稱規模相對當然自有人

宜其服服宜其人意微予

句相連說喜其衣之宜而

還慮其衣之蔽可

在衣而在大矣適節句不

可略節即司徒治事處適

節者何侯宮櫛而賢德輝

煌承下風而親議論亦愛

所在也授祭只是意所欲

理以表尊養之意改衣不

已而適節適節不已而授

授子之祭以享之蓋惟許有

情之未盡而不聞事之

為煩矣不然果何自而出

之無已之愛也哉夫既敗

衣又適節授祭有加無

已周人之愛也至哉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將仲子也仲子無踰我里



皆小人之二  
于逸也周世

棹

寢廟之奕奕

者惟君子為

能作之以其

法之定也大

猷之秩秩者

惟聖人為能

莫之以其能

之盛也朱善

詩咏南仲方

叔吉甫輩王

一篇中屢言

之愛之也彼

何人斯之暴

公則推一見

惡之也許說

三三章同旨亦不可輕

看憐憫致意方見無已之

愛好以服之美好言德與

服相稱方見其美好庸以

服之安舒言服與德相稱

方得其安處

將仲子全旨

三章一意是屢言以拒人

縱欲也自父母而諸

眾人立言之序如此

淺深也禮義字不可用此

等非畏禮義只畏議論且

案此詩朱子取甫田鄭

之說定為淫奔玩其

乃一籬落問女子雖不能

自遏其清而猶畏父母兄

弟國人之言不敢軼身以

從其人者也然考左傳載

衛侯見因於昔齊侯鄭伯

為衛侯故如音以請衛侯

子展賦將仲子兮而衛侯

折我樹桑桑木各古者豈敢愛之之指畏我諸兒諸

眾仲可懷也諸兒之言亦可畏也賦將仲子兮無

我園園無折我樹檀檀美木皮青滑澤

豈敢愛之之指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衆

人亦何畏也

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叔鄭莊公弟其叔巷無居人巷里豈無居人

不知叔也詢美且仁賦也自是信美是好仁

巷無居人巷里豈無居人

夫一巷之中聚族而處者何限非實無居人也但

美乎方叔之出而於田也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焉

若無人耳信以舍弟之親據京城之貴何行不見其

日仁是以善段以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也曰我叔

巷無居人巷里豈無居人

夫一巷之中聚族而處者何限非實無居人也但

美乎方叔之出而於田也則所居之巷若無居人焉

若無人耳信以舍弟之親據京城之貴何行不見其

日仁是以善段以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也曰我叔

巷無居人巷里豈無居人

夫一巷之中聚族而處者何限非實無居人也但







涕受業者為  
靡蓼莪篇詩  
之感人如此

朱子

古者諸侯無

私史邦國之

志小史掌之

藏于周室故

費誓附周書

漢汝江沱及

譚大夫詩皆

編入于南雅

王应林

天有四時而

春德在木其

政仁四月之

篇春獨闕焉

詩人之微旨

三章同直○各章首二句

敘其事下則悅其人也甚

無二句是旁若無人氣概

美字指情言讚其人無可

誅議憎惡也以其與眾混

處見其仁仁者和易愛人

煦嫗周恤也以其與眾欲

酒見其好好者融而款洽

之意以其與眾服而款洽

其武武者御能整推射也

也各就本章見田

大叙于田全旨

三章無分總是敘其田事

之始終以誇美之極言

一章言才勇兼全而恐其

有所傷是方獵時事一章

言其馬與射御之善是獵

時事末章言其馬與聖事

之無傷也是聖獵時事通

叔于田于田乘馬上乘字是人所乘下乘字執轡如

是馬四疋謂兩服兩參也執轡如

是馬四疋謂兩服外兩馬曰駮如舞

乘組乘順兩駮如舞是諧和中節皆言御之善也

在數所火烈其舉具俱也與是舉火焚焚禮

暴虎禮禮肉祖也暴虎于公所公莊將無狂請

習也安賦也曰國人戎之日請叙無習此事

鄭人美叔段作也曰夫人抱一技者皆

之如此是以自表於世況身蒨林勇之長乎彼公

叔出而于田則駕田車而乘四馬矣以言其執轡則

緩急得宜有如組之柔焉以言其兩駮則諧和中節

叔于田乘

兩駮如舞

暴虎于公所

將無狂請

習也安賦也

鄭人美叔段

之如此是以

叔出而于田

緩急得宜有

有如舞之善

叔于田乘



也 陳際泰

抱夙之通臣

得遊之初馬

而無其係恋

北山之勞臣

得困之二勞

而食其酒食

陳際泰

辟靡之鼓鐘

何以樂淮水

之鼓鐘何以

憂盛衰之感

也 周世楷

言者堂上樂

皆爰拘于笙

小雅言鼓瑟

則曰吹笙是

也 堂下樂皆

寺 青 義 卷 二

也此于田從公田也首四

句誇其材是往田在道時

申四句誇其勇是已至田

時未二句受之之詞單承

暴虎二句

二章首句乘黃三句起良

御句在敷二句起善射句

末二句正其合體善射句

見其御之良合全善射句

見其射之善

三章首句上四句言其馬

之閑下言其情之服齊首

如手言整暇如此則善射

大盛極而將衰意也四

句要寫其體能安詳意慢

忌善御而不窮於御字忌

善射而不窮於射擇棚密

弓正其終事得意之時喜

其無傷應首章末句也

兩參雁行雁行者駢少次又在數次烈其揚也

善射忌也助又良御忌也善抑聲控忌也

舍拔日蓄我叔出而於田所乘之馬則

則其力壯健實為上駕之表外之兩驂馬也則稍次

服后有如雁行之序以是馬而駕是車往彼放澤之

射則其極其善焉不惟能御而御則極其長焉夫

御黃難於密控制則驂馬有法而曲折如聲焉又能

此馬有法而控制不逸焉此其御何良哉射費難於

繼送叔則既能舍拔而縱乎矢又能

覆疎而送乎矢焉此其射何善哉

高驪白雜毛曰鳴兩服齊首也首世前兩馬如手

兩服齊首也首世前兩馬如手

後如人之縛手也叔在數次烈其首

叔發罕忌也罕是希抑釋棚忌也

叔發罕忌也罕是希抑釋棚忌也

忌賦也○凶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

之狀出方從疏義說云上

三章歷道師衆死事遊談

之狀出方從疏義說云上



受均于磬商  
頌言鞀鼓淵  
淵嘒嘒管聲  
則曰依磬聲  
是也亦然則  
鼓鐘欽欽雅  
南合奏豈不  
他樂器而特  
率笙磬二器  
而言之正以  
見堂上下之  
樂皆和也其  
明矣

二章言其遊戲而不得歸  
未竟陳其遊戲之狀看得  
分曉此詩重在責文公不  
善將將上責高克意輕  
善一將上責高克意輕  
善一將上責高克意輕  
善一將上責高克意輕

子田所乘之馬則四馬皆緇矣申之兩服馬也則齊  
首兩在前外之兩駝馬也則如手而在旁以是馬雨  
駕是車在彼救澤之申則火焚以射而火烈且盛矣  
斯時也田事將畢馬無事於磬控叔馬則慢息矣矢  
無事於發則罕息矣由是而矢不用也則以密而藏弓於  
引山事之畢而從容整暇久如此蓋無傷敗之可虞  
矣不亦深可喜耶以鄭人之愛叔可謂深矣惜乎妄  
為之黨而不知叔之才勇日  
著滿著  
敗而速亡也

天雨流  
清人彭  
清邑各清人清邑四  
旁馳驅  
不意馳  
其英重疊而見河上平  
使將清邑之兵禦狹於河土久而不召師散而請鄭  
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  
與遊戲如此其勢必盡吐責文公不善將將也曰命  
至於潰散而後已爾言將出師不可徧於惡今鄭之



清人彭  
清邑各清人清邑四  
旁馳驅  
不意馳  
其英重疊而見河上平  
使將清邑之兵禦狹於河土久而不召師散而請鄭  
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  
與遊戲如此其勢必盡吐責文公不善將將也曰命  
至於潰散而後已爾言將出師不可徧於惡今鄭之

清人彭  
清邑各清人清邑四  
旁馳驅  
不意馳  
其英重疊而見河上平  
使將清邑之兵禦狹於河土久而不召師散而請鄭  
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  
與遊戲如此其勢必盡吐責文公不善將將也曰命  
至於潰散而後已爾言將出師不可徧於惡今鄭之

清人彭  
清邑各清人清邑四  
旁馳驅  
不意馳  
其英重疊而見河上平  
使將清邑之兵禦狹於河土久而不召師散而請鄭  
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  
與遊戲如此其勢必盡吐責文公不善將將也曰命  
至於潰散而後已爾言將出師不可徧於惡今鄭之

清人彭  
清邑各清人清邑四  
旁馳驅  
不意馳  
其英重疊而見河上平  
使將清邑之兵禦狹於河土久而不召師散而請鄭  
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  
與遊戲如此其勢必盡吐責文公不善將將也曰命  
至於潰散而後已爾言將出師不可徧於惡今鄭之

清人彭  
清邑各清人清邑四  
旁馳驅  
不意馳  
其英重疊而見河上平  
使將清邑之兵禦狹於河土久而不召師散而請鄭  
人為之賦此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  
與遊戲如此其勢必盡吐責文公不善將將也曰命  
至於潰散而後已爾言將出師不可徧於惡今鄭之



軸奏  
陶豆

疆者三楚茨  
信南山言先  
祖之報孝孫  
甫田言出福  
之報農夫皆  
曰美于下之  
詞蓋土下通  
稱耳毛奇端  
楚茨不言錫  
福而言錫極  
者人君建其  
有極為致福  
之本也茨粢  
楚茨詩次第  
與祀相合祝  
祭于廟廟樹  
是初人祭求  
神之時特牲

寺青卷二

二章旨口在彭消而又在  
軸者隨意所之無定所也  
陶陶以馬言左無執緩之  
志右無奮擊之心中軍無  
運籌帷幄之略偷安遊戲  
必至以國授敵矣翱翔逍  
遙作好俱兼兵將言



師責不有歸乎彼我清邑之人承大君之命而從王  
師之行今乃在於河土之彭馬斯固以御敵而來矣  
試觀之四馬則被之以甲者而勞焉馳驅之不息  
試觀之四馬則被之以英而重英叠見之鮮明也是  
易樂而遊戲於河土之彭而翱翔自適  
夫兵而翱翔以處之其勢不至潰散  
清人在消土地各馬介鹿鹿武獵二之重焉上句  
日在消所以懸英也英微  
而消有者喬而已  
惟清邑之人在此河土之消四馬之披甲則未嘗  
勞微鹿鹿然其甚武二才之在車也則朱英已盡而  
重喬之聲見此時何為哉但相與遊戲於河土之消  
而逍遙自外以為樂而已夫兵而逍遙以處之勢不  
至于潰  
清人在軸  
軸亦河四  
陶陶自適之貌而左  
擊刺者也  
中軍作女賦也口中軍謂將在鼓下居也  
抽拔力也  
言師久而不歸无所聊賴姑且我清邑之人則  
信遊戲以自樂必潰之勢也  
信在河上之軸以駟

寺經

卷二

三







主人初酌之時特牲主人洗爵獻尸是也縣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獻尸也是獻酌交錯是實三獻以後獻酌之時特牲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是也孔熯熯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祝致多福于汝孝孫是也

於其間不淪非得喪利害所能奪也順地安身正與毛順而美相輔矣

二章旨○上二句即所嚴下表其剛德之稱也

蓋喪豹飾重豹飾孔武有力專就豹飾言直是天地間正氣氤氳如

之以主持也正氣不虧正與孔武有力相輔矣

三章旨○即其所服之華下表其美德之稱也

蓋為裘晏然而無感也飾察然而光明語氣亦重英彥以德言和順由

中英華發外是天地間之美德於以黼黻邦家輝煌

一國有餘也德為國華與身服文章相輔矣

遵大路全旨

全詩留意深情在不寔二字始云不寔故猶假義以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也○謂彼羔羊為裘而以信豹皮為飾則其武

而有力矣彼其之子其服此豹飾之裘也吾見忠貞

自許上以格君心之非剛正自許下足以攝羣邪

志恭儉持風裁於朝端而為邦之司直矣自○羔

謂武之德而服剛武之服其德之稱何如哉

我思兮彼其之子三章案兮三英裘飾也彼其之子邦之

美也○彥者黃彼以羔羊為裘晏然其鮮盛矣

信以三英為飾燦然其光明矣彼

三章旨○即其所服之華下表其美德之稱也

用之不憂益有以舉人文之宣勸而為一邦之美士矣自光明之德而服光明之服其德之稱又何如哉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我思兮彼其之子

三章案兮

三英裘飾也

彼其之子邦之

美也

信以三英為飾

燦然其光明矣

彼其之子邦之

美也

也○謂彼羔羊為裘而以信豹皮為飾則其武

而有力矣彼其之子其服此豹飾之裘也吾見忠貞

自許上以格君心之非剛正自許下足以攝羣邪

志恭儉持風裁於朝端而為邦之司直矣自○羔

謂武之德而服剛武之服其德之稱何如哉

我思兮彼其之子三章案兮三英裘飾也彼其之子

美也○彥者黃彼以羔羊為裘晏然其鮮盛矣

信以三英為飾燦然其光明矣彼

三章旨○即其所服之華下表其美德之稱也

用之不憂益有以舉人文之宣勸而為一邦之美士矣自光明之德而服光明之服其德之稱又何如哉

也○謂彼羔羊為裘而以信豹皮為飾則其武

而有力矣彼其之子其服此豹飾之裘也吾見忠貞

自許上以格君心之非剛正自許下足以攝羣邪

志恭儉持風裁於朝端而為邦之司直矣自○羔

謂武之德而服剛武之服其德之稱何如哉

我思兮彼其之子三章案兮三英裘飾也彼其之子

美也○彥者黃彼以羔羊為裘晏然其鮮盛矣

信以三英為飾燦然其光明矣彼

三章旨○即其所服之華下表其美德之稱也

用之不憂益有以舉人文之宣勸而為一邦之美士矣自光明之德而服光明之服其德之稱又何如哉



禮儀既備鐘

鼓既戒是飲

福以後而孝

孫往降階所

禮致告成時

也少牢主人

出立于階階

西而祝出西

階東面而告

利成是也廢

徹是送尸以

後徹饌之時

儀禮尸俎而

佐食徹之是

也燕私則徹

饌以後既且

賓俎之時儀

禮主人降俎

責之再云不逮舒則其情

見而辭愈哀矣

案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

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朱

子初解云君子去其國國

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

而去也攬持其袂以留之

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善

不可遽絕也是亦

義矣後定為淫婦

之詞引宋王賦有遵大路

兮攬執子之句以為証

引用當得詩人本意

者曰小序首句國史所題

尤去古未遠也况遵大路

見非私淫宋元明諸儒於

此篇都從序說改節有大

意以俟考

為人所棄作此詩以留之也曰男女之情為之於始

不若締之於終子於我故德之人也今子舍我而去

我之情有不容以趨忘者於是遵大路之上慘執子

之袂而留之蓋子之去非無以也必有所惡於我者

願無以其時之惡而棄我須念我之與子其所

締結而如何而可以遽絕乎哉○下章講同

遵大路兮攬執子之手兮無我諤兮

諤與醜同欲其

也○好

也○好

也○好

也○好

也○好

也○好

也○好

也○好

也○好

也○好







從則其徑衡

其畝從故曰

衡從其畝夫

間有遂十夫

有溝其遂東

入于溝則其

畝南其遂南

入于溝則其

畝東故曰南

東其畝卷劉

氏

祀交于幽而

曰孔明後見

悅聞意也獻

貴備物而曰

有瓜必祭必

齋意也祭福

侍徐每焉也

舒遂意益人晏起事多迫

促早起則事舒徐勤業非

一也言一端不重武勇重

在爭先得時上

之意二句各非其職之意

飲酒以洽和樂之情借老

以矢貞一之義飲酒借老

祝願之詞琴瑟

和聲和謂感之協音也

好皆從屈勉勤惕中得來

修德見武藝不可

也重三知字有先意承旨

之妙來之是我之道德曰

起而致同類之應致其來

必贈往也順則德同道合

莫逆於心相協於心必相

問其禮也好是道德可師

以物報俱從道德二言贈

期以借老焉則夫婦之情已極安靜而和好矣將見

心和氣和而聲之和應之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

靜而和好也使子不勤其職業則欲飲酒以

相樂不可得矣何能使琴瑟之靜好若此也

知子之順之愛而莫逆於心者雜佩以贈之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知子之好之好也



祭以清酒灌

地求神于明

也從以騂牡

享於祖考是

納享時告肥

脂也朝祀太

費王蠶織而

祭之晨禘而

人禘殺以繼

也人執其勞

刀以啓其毛

吉純也取其

血告特殺也

取其膏也

脩升臭也

也

之後高朝瓊

麥取于以

問報總是欲結其權心以助成君子之德

有女同車全旨

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詞上章序其相從而悅其色下章叙其相從而悅其德非貞靜閑雅之度賢淑之名且心一迷於物無往不見其可美其

忽不昏於齊後以無大國之援而見逐改國人刺之其事見於春秋傳末

為忽之辭昏未為不

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

有可刺之罪也又云此詩

未必為忽而作其論可謂

極正大矣然既以為朱必

為忽而作則將據何說以

解之乎集傳以其在鄭風

也日疑亦淫奔之詩後篇

謂詩日同車則有御論之

知子所好之賢而當解此雜佩以報之庶有以投好者之情而於雜佩奚吝焉蓋必如是而後君子之德可成而吾人之職亦盡矣

賢夫婦成之詞如此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知子所好之賢而當解此雜佩以報之庶有以投好者之情而於雜佩奚吝焉蓋必如是而後君子之德可成而吾人之職亦盡矣

賢夫婦成之詞如此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

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為祿食是然

之有法也我

取其陳食我

農人補不足

助不給是散

之有給也黃

文煥

七月詩采芣

薪樗食我農

夫則惟眉壽

用酒矣甫川

詩我取其陳

食我農人則

惟尊皆食薪

矣孔穎達

周人待農矣

異子待士故

禮曰佩玉則有矩步之節

曰孟姜則本齊族之貴淫

奔而越國有晉是之威儀

盛飾昭彰耳曰乎不知采

子特辨序說因孟姜二字

為齊女遂指刺忽之為傳

會其曰淫奔蓋疑詞也詩

固在人之善觀矣

二章一意是道其戲

如此非真以為狡童不見

乃見正是感謂

案此詩朱子初解曰所美

非美謂賢者後得者

呂祖謙取其說著之讀詩

記朱子亦曾與之後敗是

篇篇為淫女戲其所私者而

作而祖謙已不及見矣然

後之論者卒多祖片說而

佩玉行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賦也○德音不謏有女

則有聲彼美孟姜德音不忘言其賢也

既有以遂吾婦好之私矣而其願則有如舜木之英

何艷治之可掬也且行止松緩將翔焉將翺焉而其

佩之玉鳴可聽也夫以如是之顏色如是之容

貌而又自如是之佩服美哉此孟姜也固宜德音之

昭揭而合我不忘也同行者不亦有光耶大以淫奔

之人而稱之以閑雅美之以德音比可以觀私欲之

感其美

復同車三章章六句

有扶蘇扶蘇是扶蘇也不見子都子都

男子之乃見狂且狂且也不見子都子都

美者也乃見狂且狂且也不見子都子都

子都而見此狂且狂且也不見子都子都

私何今所見非所愛耶彼山則有扶蘇矣扶蘇

華矣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美者也吾之所願見

也何今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且也哉寄○山有喬松

情好於不欲見之人如我所遇之窮問○山有喬松



前日獲稻之  
于蒸我鬻士  
命平日耕耨  
之夫以此見  
井田之行不  
惟兵農不分  
而士農亦不  
分也漢明  
蒸培士于甫  
田取于城于  
百免皆見資  
才之多異泰  
察明犧羊禮  
之成也祇以  
備物故言于  
振成之祭琴  
瑟擊鼓樂之  
盛也樂以達

御

圭其以詩之發童為片昭  
公鄭康成以為喻昭公之  
所用非人孔穎達曰父義  
為長發童之不斥昭公其  
人已存定論矣

擇兮全旨

章一意俱首二句分以  
木百將落之機故以而  
吹之與子有倡  
我從而隨之皆指淫奔事

案此詩序以為君弱臣強  
不倡而和蓋指忽微  
危難將及矣叔伯  
謂也朱子以為此亦淫女  
之詞叔伯男子之字一則  
曰憂國之篇前一則曰淡邪  
之作相隔何官香裏然朱  
子以後諸儒卒從序說者  
多益以詩詞未見有男女  
之情事也大概去聖久遠  
微意難窺而因經釋義朱

上疎無枝曰  
隔有游龍  
游枝而放縱也龍  
不見乎充

子充猶都  
以顏色  
乃見發童  
與也  
後童發講山  
濟之小兒也  
講則

也哉委此窈窕於發童  
猶之大如我所遇之  
差何夫

以戲玩之詞而道其相  
謔之意情故之流極矣

蘇三章首四句

風其吹女  
叔兮伯兮  
女指叔伯  
叔兮伯兮  
叔兮伯兮

言也倡兮和女  
與也  
就情愛上說子  
此淫女之

擇兮則風將吹女矣  
叔兮伯兮  
此淫女之  
言詞言擇兮

也則風其吹女而落之矣  
叔兮伯兮  
果有諒予情欲  
之感而有倡兮者乎  
信然有之則予將  
准其後以相

爾矣何也子固吾之所  
與以相樂者也子  
倡於先是

豈能忘情耶  
○擇兮擇兮風其漂女  
叔兮伯兮倡



和故言于所

如教力田謂

之田祖先為

稼穡謂之先

高神其農桑

謂之麻農各

殊而實同也

至斤稷則謂

之司嗇然篇

中凡低田事

主祭者皆自

稱曾孫意出

祖以指后稷

言泰孔穎達

徐典喬說

以食農人

傳可得其八九然漢儒以  
事証詩考見當時得失雖  
間有傳會而其近理者要  
亦不可廢也

狡童全旨

此淫女言所私之人雖絕  
已而無害皆反言以戲之  
也

御

案序狡童刺忽也

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其解狡童即斥忽程子曰

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

以忽為君故也不以忽為

故詩人目之為狡童也

箕子黍離歌之遺意矣宋

子謂忽不幸而失國況方

刺其不能與賢人圖事則

猶在位也豈可忘君臣之

分而以狡童口之斯論自

閉網常名教者甚大是正

要女與也○要成也要者所以成就其講上

狡童三章章四句

不與我言兮好斷絕之意也子之故使我

不能餐兮是食不下咽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

言人之詞言視已者衆子

言人之詞言視已者衆子

言人之詞言視已者衆子

言人之詞言視已者衆子

狡童三章章四句

不與我食兮我而食也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子思我思寒裳涉溱水各一不我思念豈無他人



于田峻何與  
而甫田大田  
兩詩皆曰至  
天不歟觀德  
餉之盛知無  
不足不給之  
憂也毛奇齒  
甫田省耕也  
大田省歛也  
以方以社曰  
以我齊明以  
享以祀曰與  
其黍稷皆先  
王成民而至  
力于神者也  
逸齋補侍  
甫田云我勿  
既臧農夫之  
寺青髮卷二

御

已者眾子雖見絕未至於  
使我不能餐晚自也未至  
之義詩無其文朱子門人  
疑詩謂彼謂子非指一  
而言云不能餐者為愛  
之詞云彼狡童者指當時  
疆命之臣嘗以所語謂席  
矣至嚴粲有斷曰狡童  
忽所用之人子  
意分明又先儒謂禮諸侯  
即位未踰年稱子如此解  
則足顯詩人忠愛之心而  
不失君臣之分以嚴  
說為優矣

寒裳全旨

此淫女欲所私者思我而  
因諱之以子惠二句有  
其必從意末句則直諱之  
之詞非真以為狂也  
御案序寒裳思正已也孔穎  
達曰狂童謂突也忽以桓  
十一年立其年九月突歸

狂童之狂也且賦也○狂童猶狂主淫女語其所私

思我則將寒裳而涉法以從予子不思我則豈無他

人之可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諱之之詞

豈淫女語其所私者曰不可忘者情愛之私我與子

言相愛非一日矣使於愛念之情不改其初而思然

思我也則子之情猶未忘我我則寒裳涉法以從予

子自取涉之勞不恤矣如子而不思我則子固自有

於子哉彼狡童也何其狂之若是哉○子惠思

我寒裳涉法不我思豈無從主狂童之狂也

目賦禮章上

寒裳三章章五句

子之丰公

送兮賦也○悔是追悔其失主婦人所期男子已俟

志不從既則悔謹此婦人自悔之詞也曰從違之際

之而作是詩也謹人之悔恨係之况遇其人而卒負



慶上亲下之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亲上之情也其君民一体如此周世樟陳者以食農人棄者以利寡婦何其至之大而密也前可為慳吝者戒後可為暴殄者法徐吳喬雅頌言叔哉南畝者三大田曰覃耜戰

於鄭忽出奔衛桓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歸於鄭其年九月突人於櫟與忽爭國忽微弱不能逐突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左傳鄭六卿箴韓宣子於郊皆賦子太叔賦褻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益拜於此有鄭而許已也是自此詩皆不作淫風觀矣朱子初解亦云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不可緩也從序義後以刺忽之褻裳故定為淫女譏其所私之詞况鄭風語意頗多批佻律以男女調笑固亦相符也

丰兮全旨

前二章悔其有所失於人後二章冀其有所遇於人悔是專指之詞故曰于冀

其約乎如子之丰兮容足愛矣而俟我乎巷亦非可謂無情於我矣自是而相就焉豈不可者顧我乃不送之使恩義從此而廢我○子之昌兮昌容貌也侯我之過也無甚可悔哉

平堂兮悔予不將兮賦也○將講同上○衣錦

娶我娶禪衣也裳錦娶裳勿說惡其文之著正乃

叔兮伯兮人之字駕學與行冀望之

夫我今因夫子而莫能迫矣然亦豈至於無所往

哉我衣錦而尚之以娶衣所以華其躬而燦然動

乎人者固自若也大叔兮伯兮豈無與于之丰者而

馬以迎我乎我且與之同行而無籍於子矣又何所

哉○裳錦娶裳衣錦娶衣叔兮伯兮駕學與歸○歸

望之詞言章

丰兮四章三章三句二章四句



芟日略耜良

耜日畷耜良

耜皆以修耜

為急何也末

耜不利何以

始爭于耕且

慎失農時也

毛奇齡

周尚文其弊

必至于弱故

周公戒成王

曰詰尔戎氏

畢公戒康王

曰張皇六此

瞻洛詩言以

作六師朱善

天子玉珠而

琬琰諸無邊

是泛指之詞故曰叔伯

御案序下刺亂也鄭孔以為

親迎而女不從者已

焉思復從之其夫在

也朱子則不作親迎親

女所期之男子俟巷俟堂

而女有異志

此人而又言服飾盛備

豈無迎我者則其欲為更

奢矣蓋先王之教化不行

民間之風俗日壞而鄭為

尤甚存此詩者

亂益

東門全音

首章思其人而嘆其相

次章思其人而冀其來

有思之愈深而愈切意

東門之墀東門城東門也墀

除草地也阿阿者

染絳者日阪門之旁有墀

阪阪者有草識其所與淫

人其也○室迺人遠者思

吾人思念之情至於不得

有也墀之外而有阪也如

人其也○居是者則思而

情也○東門之栗有栗木

列之家室亦豈不爾思

識其處也○豈不爾思

所植之木實維栗薪也而

成行宜維斯人之居矣夫

我豈不亦思哉但我雖思

而不來焉是子自不我即

之心耶大情切子所

思則乖性情之正矣

東門之墀三章章四句



珠而瑒瑒大

大瑒瑒而瑒

瑒瑒王莢

南山祝賓客

日萬壽甫田

祝農夫日萬

壽上下交欢

也瞻洛美天

子曰君子采

赦美諸侯曰

君子君臣一

休也朱善

此鳴至天保

春凡五詩而

臣始一答至

敬無文故也

獨瞻洛四詩

御

心如其所期也

案序雞鳴思君子也乱世

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所

謂乱世者稽諸鄭諸疏及

嚴粲詩緝之說以鄭公子

之乱時事反覆觀之休於

利害失其常度故詩人有

思夫君子是在突與忽更

人更出之間也其

於國史後鄭之賢

誦習之於燕享之會至賦

以言志焉所以自雨漢六

朝及唐宋諸儒皆傳其說

守而不易猶至朱

斷為詩詞輕視狎聚非思

賢之意風雨晦冥為淫奔

之時而南宋元明諸儒子

不宗其說且辨之曰淫詩

未見有指其人為君子者

風雨淒淒涼之氣雞鳴嗚嗚雞鳴之吉風雨晦冥既見

君子斯之男子云胡不夷賦也○註淫奔之女言當

期之人此亦淫女所作口人事之諸固吾心之

心悅也所願而況天時之應則喜幸為尤深今

然風雨淒淒然而寒涼正值乎晦冥之候雞鳴嗚嗚階

然而可所未當乎乎日之期斯時也幸而既見君子

則淒淒者不足以增吾之慘也階階者適足以鳴吾

之怨也雨情邂逅各遂所願則此思念之心云何而

不憂哉○下○風雨淒淒雨之吉雞鳴嗚嗚月猶階

階既見君子云胡不瘳賦也○瘳病愈也言積○風

雨如物也雞鳴不已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也

青青不細以青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我心悠悠

風雨淒淒涼之氣

雞鳴嗚嗚

胡不瘳

既見君子

云胡不喜

悠悠我心

悠悠

既見

夫也我女從我不往寧不歸音類其音問也



天子諸侯互相推美文曰繁矣陳氏說鹿鳴棠棣伐木僅燕羣臣兄弟朋友之詩而夫痛狎鉄仲尼錄申率所以補正小雅之缺也朱善咸卦感少女可以見大地之情車牽思季女可以見理義之正陳際泰車牽詩有慕

可挽故見之而心悅如疾之去其體焉以此觀詩古說亦可通也夫

一音二章思其服而微音之未則度其居而深思之

案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也

公三十一年鄭人伐宋以論執政然明曰毀卿校如何

有學校也舊矣鄭康成曰國亂人棄學業

大亂五世國廢之由也此詩自漢反唐宋元明諸儒皆上學校之說而集傳定為淫奔之作他日朱子作自鹿制賦云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矣今集傳已是不用而古義亦有可據耳宋子曾所引用故節錄昔儒之說如右

此亦淫聞此亦淫奔之詞曰男女之相與莫繫於相奔之詩言莫不樂於相賤彼青青然子之衿也我思其服想見其人悠悠然思之於心而頃刻不忘矣子乃漢也豈以我之往就子即自我言之情乎則服亦無掩離我之不往

字不副續其聲音以慰我之心乎

細叙之色悠悠我思思而微從我不往子當未來也

挑兮達兮挑也達也挑達故也

挑兮達兮挑也達也挑達故也

言切於思念信我

言切於思念信我

言切於思念信我

言切於思念信我

言切於思念信我

揚之水不流束楚流不能流其所載終鮮完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流不能流其所載終鮮完



貧女意未得  
則坐其德音  
求括既得則  
喜其台從來  
教至宴樂之  
又恐無德以  
相與証之閑  
睢亦可謂得  
性情之正者  
也 可瑞

揚之水全旨  
與意全無取義終鮮二句  
叙其相親之情自明已之  
無也適也末二句欲其相  
親之久勿以離間之言而  
疑也詩柄雖曰相謂其真  
皆女語男之詞  
察序揚之水閑無巨也漢  
唐宋諸儒之解曰  
政令不行于下  
憍或終寡友于之恩又無  
忠良之士與之同心將至  
忘滅故君子與之見  
難之前也片祖謙詩記  
載宋子初解以為所親者  
惟一人亦不能自保於謔  
問此忽之所以亡是與序  
義同矣後改為淫女相謂  
其所私之言而於兄弟二  
字難解則曰兄弟婚姻之  
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

弟不得嗣為兄弟是也  
人之言言謔人  
人實廷女  
與到淫者相謂言揚之水  
言如謂之詞  
水其勢緩弱則一束之楚不能流矣况我之在今日  
寧復有他人可以分吾之請哉其兄弟終鮮少矣夫  
我無方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  
言人實不信與也○不信是乎詩同上  
揚之水一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  
東門之外男有女如雲  
有女如雲言美且多也  
雖  
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  
縞衣綦巾女服之貧陋



而去謔为首  
聖人錄青蠅  
巷伯于詩皆  
此意也周世  
情

賓言悔過不  
與淇與劉備  
風者詩序云  
刺時以武公  
為王卿士不  
敢斥言刺王  
諷諫之義也  
死敬

小宛詩大夫  
以壹醉口富  
為戒而九之  
敬尔儀賓雅  
詩因君以是

詩書卷二

是也後儒疑之以婿辭於  
女家白恐不得嗣為兄弟  
首言有大故不可嫁娶將  
無中表兄弟之續非夫婦  
而有兄弟之稱然茲亦  
解不必其論即就婚姻計  
釋兄弟後儒謂終鮮文義  
究有未協况揚之水篇  
皆與微弱一言而  
晉昭此言鄭忽詩  
則似仍從朱子初解之為  
長矣

出其東門全旨

圖

二章一意各上四言所  
見雖可慕不慕下言所配  
非可樂而亦樂全重在下  
視非禮之色上  
案出其東門序曰閔亂也  
毛長以為兵革不息男女  
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故  
詩人閔之歷代儒者並沿  
其說然細玩經文詞意從

詩書卷二

者此人日自  
其室家也  
聊樂我員  
賦也○聊字有自足之意聊  
主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之美且眾而  
言非我思存不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可  
以自清  
淫奔之女而作此詩曰日之於色有同  
之地吾嘗出自東門但見出遊之女有如雲然美而  
且眾衣其素而亦如是而足矣如雲之女吾何慕哉  
亦如是而足矣如雲之女吾何慕哉  
有女如茶  
茶華輕自能則如  
茶匪我思且語高衣茹檣  
以各衣服之色  
聊可  
與娛  
賦也○畫至於闔閭亦男女聚會之處也吾嘗  
而日矣然雖則如茶而非我心之所思也若我  
之室家所賦者編衣茹蘆貧困甚矣而自我視之亦  
聊可以同樂如是而樂亦如是而足矣如茶之女不  
可慕哉夫不慕人之所同慕而惟樂已所獨樂真可  
謂能自好而不為  
習俗所移者矣

茶匪我思且語高衣茹檣

有女如茶

與娛  
賦也○畫至於闔閭亦男女聚會之處也吾嘗  
而日矣然雖則如茶而非我心之所思也若我  
之室家所賦者編衣茹蘆貧困甚矣而自我視之亦  
聊可以同樂如是而樂亦如是而足矣如茶之女不  
可慕哉夫不慕人之所同慕而惟樂已所獨樂真可  
謂能自好而不為  
習俗所移者矣

詩書卷二







有得于武王  
康叔之家法

歟刘理

他詩序但言

思古独魚藻

言思武王居

錫有武始幽

將失錫京故

思武王也徐

與秀

桑扈言彼交

匪放上之交

乎下也采菽

言彼交匪紿

下之交乎上

也以彼为称

犹天保以尔

为称也補侍

詩精義卷二

詩精義卷二

樂也匪我思存見其守之  
定聊樂與娛見其分之安

野有蔓草全首

此詩即所在以起興故力

賦而與無非道其相過也

情也俱興至末首二句

其景中二句指其人未二

可叙其情總是遊樂之意

反覆道之也

案序野有蔓草思遊時也

蓋言思得君子以被其膏

澤庶茂邂逅而遇之其詩

兩見於左傳鄭意也蓋而

子大叔賦此趙孟為受

其惠鄭饒韓起而子差又

賦此宣子以為孺子善哉

吾有望矣一見於韓詩

傳孔子遭各程木子於郊

傾蓋而語顧子路束帛以

贈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

見孔子乃詠此詩以曉之

是皆取士君子邂逅相遇

野有蔓草三章章六句

溱與洧

溱洧二方渙渙兮

冰解而水散之時也

與女春遊

乘采也蘭開也其葉華似澤蘭

觀乎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女復勸男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溱與洧

溱洧二方渙渙兮

冰解而水散之時也

與女春遊

觀乎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且往觀乎







遠避諸侯之

不朝天子之

天道使然也

周世棟

苑柳至何草

不黃詩多風

體雅漸備力

夙也朱公遷

小弁外矣子

之變其詞婉

而切望之者

深也自華外

夫婦之妾其

語簡而莊貴

之者厚也至

人備錄于經

所以著禍基

也朱氏解頤

寺青長卷二

雜詩全首

三章警覺說下首章即所

聞以致告次章即所見以

致告至三章則極其情以

致戒有言念迫而敬畏之

愈切意方山云通章皆見

述其事而美之意任其中

案序雜鳴思賢也後之

說詩者因以人官也哀

公荒淫怠惰故陳賢如貞

女夙夜警戒相戒之道與

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哀公

未有所考蓋以史記哀公

被紀侯之謂為魯也善不

聞其有荒淫之事也故集

傳只作古之賢如御於君

所其告戒於君者如此而

詩人叙其事以美之直德

秀詩說亦云指古之賢如

齊之八在禹貢為青州之

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

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

棣公望姓本四岳之後既

封於齊通工商

之故為大

國也

齊之八在禹貢為青州之

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

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

棣公望姓本四岳之後既

封於齊通工商

之故為大

國也

齊之八在禹貢為青州之

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

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

棣公望姓本四岳之後既

封於齊通工商

之故為大

國也

齊之八在禹貢為青州之

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

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

棣公望姓本四岳之後既

封於齊通工商

之故為大

國也

齊之八在禹貢為青州之

公望東至於海西至於河

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

棣公望姓本四岳之後既

封於齊通工商

之故為大

國也

齊之八在禹貢為青州之







厲曰揚瓠葉  
甘可用以為  
菹故采之京  
之奈集註孔  
穎達說  
頽尾之魚勞  
白蹄之豕躁  
莘尾之魚肥  
豉首之羊瘠  
皆詩入善体  
物情也彙奈  
言羊以見隆  
物言魚以見  
水物其去無  
羊魚麗之世  
运矣

人相與言也俱就似言還是  
便捷便是輕利末句俱與  
言句相應好與茂俱是才  
之美昌與臧俱是技之能

子之還兮

還便捷貌

遭我乎狺之間兮

在齊之郊

並驅

從兩肩兮

並驅並行

揖我謂我儂兮

賦也

賦也

相讓

儂者交錯於道路且以便捷輕利

輕利也

言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

言儂

者相稱譽也

曰田事以便捷為貴以今觀子之獵也

發縱指示升高履險蓋便捷之至也

一旦遭我乎狺

山之間並驅而從兩肩之獸是兩肩之得宜子之還

所者

也

反不以為能乃謙恭遜順揖我謂我儂兮

是

以我之譽子者而又以之

與我

豈我之所敢當哉

○子之茂兮

茂技藝

也

我乎狺之道兮

並驅從兩牡兮

牡是獸

揖我謂我好

賦也

兮

賦也

○閱於

且子之便捷才極其盛何其茂也

言今也

從兩牡兮

是兩牡之得以子之茂為之也

顧

○子

不以自居而揖我謂我好兮豈真我之好哉

之昌兮

昌才能

遭我乎狺之陽兮

山南

並驅從兩狼

兮

狼似犬銳頭白

揖我謂我臧兮

臧善

賦也

○

言

便捷才

額高而曠後

言



極其盛何其昌也今也遭我乎狃山之陽與我並驅而從兩狼兮是兩狼之得以子之昌為之也餽乃不以自居而捐我謂我滅兮豈真我之滅哉夫以田獵為尚而交相稱譽如此可以觀民風矣

子適也章四句

俟著全旨

俟我於葦乎而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素乎而充

此詩總是齊女敘其夫所

侯之處所服之飾由

著而庭由庭而堂序

序時齊俗不親迎婦亦不

知其非初無刺意廢親迎

之禮只作說詩者首

三章同直言俟我則不

親迎矣由著而庭而堂言

之有序也日素日青日黃

各舉雜色中之一色華

英亦是一物而變文叶韻

耳非以所俟之異處而見

其色與石也

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外充耳以素乎而青是青尚

其色與石也續之瑱也則以瓊之美石為之昭其質也尚子

道之始我今于歸不有以昭一時之盛乎方我始至

君子之門也則見其俟我於門屏之間而將揖我以

故女至增門始見其俟已也言已而作也婚姻乃人

也素白也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石似玉

也素白也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石似玉

也素白也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石似玉

也素白也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石似玉

也素白也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石似玉

也素白也尚之以瓊華乎而瓊華美石似玉



東方之日全首  
此詩作於男子日久出而  
女已在室月光出而女乃  
在門則來就者一日而始

之以瓊瑩而美石以玉者賦也口瓊瑩亦曰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  
 揖入之謂相者而入其庭也則見其俟我於庭而揖  
 時也謂相者而入其庭也但見充耳之續不惟有素也而又  
 飾之容與服色之鮮盛其得於庭之所見者如此謂相者而入其庭也  
 俟我於堂而堂階下充耳以黃牙而黃絲衛之以  
 瓊瑩而美石似玉者此昏禮所謂升西階之  
 時也謂相者而入其庭也上有堂也則見其俟我於堂而揖之升  
 也謂相者而入其庭也講焉但見充耳之續不惟有青也而又以黃焉如  
 尚之續不惟有瓊瑩也而又有瓊瑩焉禮節之容與  
 眼飾之鮮盛其得於堂之所見者如此矣不行乎奠  
 焉御輪而惟俟於門著庭堂

俟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日謂彼姝者子妹美子指在我室兮室  
 室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與也口履躡言此女躡我  
 中在我室兮履我即兮也即就也





發行言其情之戀戀無已

也謂此淫奔者之詞曰妹子之與我也一往一來莫

言非為我註也方夫且也瞻彼日兮則出自東方

矣况夫彼妹首子當此之且則在我所居之室矣

其在我之室也躡我跡而相就也其情寧有極耶

東方之月彼妹者在我闥兮闥門也在我闥

兮履我發兮與也發言躡我而闥方夫夜也瞻

自東方兮况乎彼妹者子當此之夜則在我門內之

闥也履我之跡而行去也此情寧有

盡謂其來往之跡以道其欲謂其來往之跡以道其

東方未明全首

二章分上迷其事以刺其

君之失時未言其時之易

辨以深刺其昧乎時也詩

重一時字有刺意

首二章同直口未明尚非

別色之時而倉皇急遽之

狀如此此二章雖言其早

東方未明夜則天貞倒衣裳倉皇失貞之倒之曰公

不賦也貞從也公是君所召以君命來召羣臣

此詩人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言東方未明

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

名之者焉蓋謂詩人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也

東方之月二章章五句

圖

圖

圖

圖

言

卷之二

四十四



見得他時又不免暮矣不  
惟大人君律時之大法而  
臣下之奔走伺候亦無所  
幸則矣

三章同直○上二句此晨  
夜之限易知下二句言君  
不知也要知先在暮  
詩人但形容其早而  
一暮字語自悠然矣



君之不知耶今夫別色入朝此常禮也今我自東方  
示明之時顛倒其衣裳蓋將為人朝之行也夫衣裳  
顛倒於未明則時亦既早矣然又已有從吾所而來  
名之者焉豈猶以為晚至於他日而民有不然者君  
將何所曰豈未希曉明之始升也未曉則何衣裳  
倒之顛之自矣令之賦也○令謂日出視朝此定制  
曉之時而顛倒其衣裳蓋將為趨朝之舉也夫衣裳  
顛倒於未曉則時已為早矣然又有從君所為而來  
合之者豈猶以為為晚也至於他日○折柳樊圃  
而又有不然者吾將何所待猶哉○折柳樊圃之下  
垂有柔脆之木也○狂夫瞿瞿不能辰夜別色  
樊圃也圃菜圃也○狂夫瞿瞿不能辰夜別色  
夫別色不辰則莫也○夙早言詩然狂夫見之猶  
知今乃不能知而不失之早則失之暮也○信無節  
之與居行不時之號令是豈難知而然哉○夫折柳  
以藩天圃其固若不足恃者然狂夫見之猶瞿瞿而  
不敢越以其內外之眼明也晨夜之限昭然甚明亦  
猶是焉則亦無難知矣顧乃昧辰夜之候違寢與之



節不失之早則失之暮而無一定之明焉者人之欲  
從召台者將何以遵守也哉夫興居無節號令不時  
則紀綱政事苟失其序  
矣詩人其深有憂也

東方朔三章章四句

南山全音

首章兩托喻而刺齊侯之  
亂乎人道下二章兩  
而刺魯侯之失乎夫道

南山崔崔南山也佳狐委委雄狐邪媚之獸  
崔崔高大也 左狐委委綏綏求匹之貌

齊子由由齊子襄公之妹  
魯道由由魯道適魯之道  
齊子由由魯魯桓公夫人交

易又懷止比也  
歸止歸於  
歸止歸於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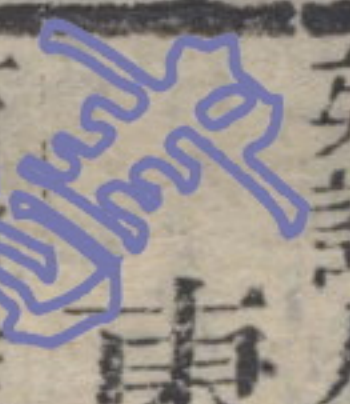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首三章同旨曰此意註甚  
謂歸庸指父姜從懷指齊  
襄公又二字失其兄道也  
葛屨二句比文姜非偶也





各有偶不備道有湯誓字庸止庸用也用此道不可亂也

庸止易為比也○從就雷又觀之葛屨五雙各

不可亂者何以異於是哉且魯道乎易齊子既用此

道以嫁於魯則為魯君之配○既麻如之何也

從其節也○從南北耕之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是言婚道之正婦道宜立矣自曰告止葛又鞠止

鞠窮也○言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自父母而

告得指管相鞠極指文姜曷又二字失其夫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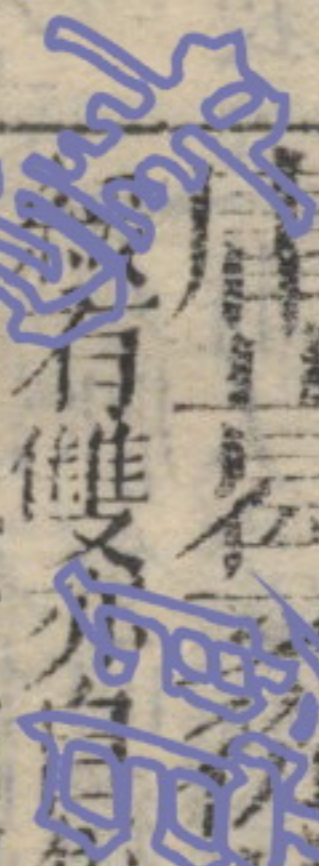
如之何之文理薪柴也匪斧不克器克能也娶妻如

制其終曷為又使之得窮其欲以至此哉○析薪

先通其名而告其父母矣今魯君既告父母而娶矣

是宜且端刑于之道而謹其始正夫婦之倫而

三四章同旨○上以葛屨麻引起娶妻下以析薪引起媒妁總明其無以制之也













之詞田字思字皆有急速  
 意田甫田思遠人皆是此  
 意正意在厭小務大忽近  
 園遠三田甫田妄作者也  
 思遠人妄想者也妄作則  
 事不成忘想則必徒勞  
 三章九〇上言蹠等有不  
 達之弊此言循序有必至  
 之理總角愈近小空  
 大此與上二章乃相  
 意序相對之言也

盧令全旨

三章一意但首章美其人  
 之才德下二章美其  
 才貌還詩是交相稱譽此  
 是已譽他人故云畧同  
 三章同旨〇各章首句既  
 遞過當以人為主義以才  
 藝言仁以親愛言譽德俱  
 以形狀言

敝笱全旨

此詩總是刺莊公不能防

盧令 盧田犬也令令  
 犬頷下環聲 其美且仁 賦也 此詩大意

善此田獵者相稱譽之詞曰逐追獸免者犬也發縱  
 信指示者人也今者韓盧之捷博獸於山林之間頷

之環令也 其有聲矣以言乎其美也且相與之間有懼愛無排  
 一其美也且相與之間有懼愛無排

俗孰有如斯可美者哉 〇盧重環 重環子 其美且

然影類 〇盧重 每銚一環 其美且仁 賦也

何如其可觀耶 〇盧重 每銚一環 其美且仁 賦也

多餘何如其可觀耶夫一田獵之微而極

稱譽之美如此則其俗之不美固可見矣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 其魚方罟 魚鱓鰈大 齊歸止歸歸

其從如雲 言其多也 〇如雲 比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















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夫射則張皮侯而設  
設歸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不出正則巧矣 **義**

**甥兮** 賦也。○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  
甥兮。甥而後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

**甥兮** 甥而後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詞也。  
按春秋傳。魯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  
公誠非齊君。猶嗟我公威侯枝藝無一而不可名焉。

侯之子。夫言以目則黑白分明而清明之可美以儀  
則約事無遠而式禮之莫不威儀之可名。如此且賓

射終日。雖極射侯之多而發必中的。不出乎正之外  
技藝之可名。又如此以如是之威儀技藝。則不能自

以。法不習而亦可以取重於齊。誠哉為我齊之甥  
而無。○猶嗟我公威侯枝藝無一而不可名焉。

愧矣。○猶嗟我公威侯枝藝無一而不可名焉。  
**清揚婉兮** 清目之美。婉亦好貌。舞則

舞兼文武言。選異於眾。寸身則員兮。員中而員草  
也。或曰齊於樂節也。身則員兮。也員字是其

**四矢反兮** 復也。中皆得其故處也。以禦亂兮。賦也。  
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以蓄狗。嗟我公其威儀技

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言  
其日則清然而明。語其有則揚然而美。宛乎其是愛

也。其威儀之憂於此。可見矣。時乎舞也。則選然而與



三章旨。○寔亦兼二者言。  
清揚句是威儀舞則四句  
是技藝舞一句對射三句  
選謂軼於倫類也。貫則力  
也。反則巧也。言其能禦四  
方之乱而不能止一家之  
乱也。



於衆時中射也則中焉而貫乎革且四矢之中皆得  
其故處功力俱全誠可以禦亂焉技藝之學又於此  
可見矣夫衆美會之一身若可以無憾矣而舞爲人  
所不足者有出於威儀技藝之外者矣詩人所以

送嘆再  
乎

猶差三章章六句

齊國一篇

芳流雨天

圖

區

城

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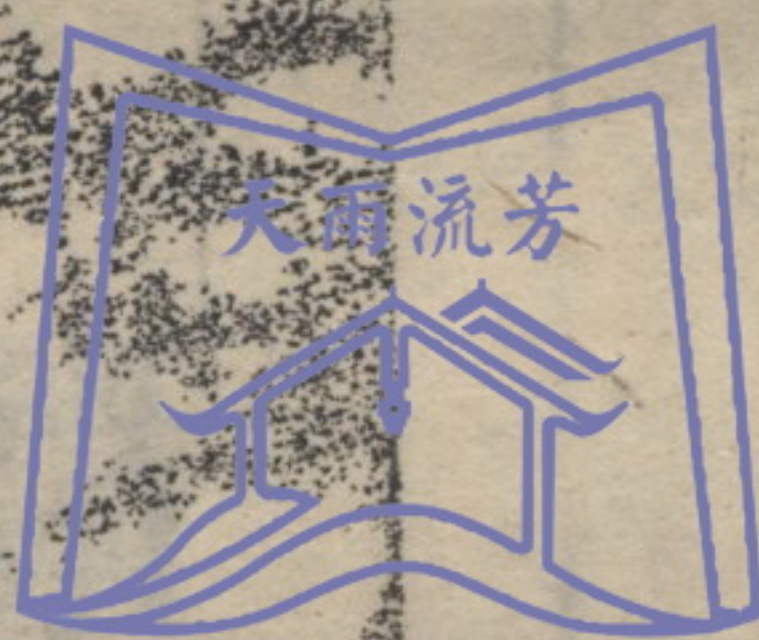
圖

區

詩

城

子



經







生多上者天也其克生者人也示以法象如雲漢之文陶以道藝如金王之質是勤教以養其所未至也徐而焉

文王詩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四章然後所以昭明而不

而遂服之則褊急矣此皆由俗之儉嗇來二可以字見此猶可有不可之有要之褊之非成衣之謂也略成大槩即服之矣註中又使遂服四字俱見急促之意

三章言此承上說上三句敘其外之有句內之有可刺也好句提起看下二句一其退謙之有節一其服飾之貴盛皆又見有褊急氣心褊急則表裏不相所以刺之也此人褊心凡事皆然不止使女縫裳故註曰如前章之云

汾沮洳全旨此詩三章總是刺其有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也公族比公行公路為貴詩

之非其時矣娶婦三日廟見然後以執婦功也今乃以之縫裳使之非其禮矣凡裳皆統於要又使之治其要步凡衣皆統於褊又使之治其褊焉適要褊方成可人家用而服之者不俟其要褊之畢者矣是何其褊急也

好八提提舒之貌宛然若居貌也讓而必左佩其象掃掃所以摘髮用象牙維是褊心是以言他無可說然其好人也白其外而觀其內則維褊心可刺言其提提安舒而進止之有節其容貌之美若如此摘髮之象骨為之佩之於身所以備其用也其服飾之或有如此者以是而規宜若無可刺矣惟其侵女之髮要褊既成而遂服之則其心之所存過于褊急而略無寬裕之意故是以為刺而葛屨之詩作焉不然險小美德何以刺哉吁是可以觀俗矣

葛屨三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彼汾沮洳入河水名出大原晉陽山西南言采其葛也似把身厚而長彼其之子即下公路美無度修整無有毛刺可為美美彼其之子公路美無度修整無



已者乃可得

而見焉然亦

多詠歎之言

而語其所以

為德之實則

不越乎敬而

已朱子

詩言緝熙者

四文王緝熙

敬止以德言

成王卒有緝

熙于光明以

孝言文之維

清緝熙成之

於緝熙卑厥

心俱以事言

與德秀

周禮凡祭祀

意旨已而重

三章同旨○與上四句二

彼字相呼為興沮如界下

一方一曲皆見隘陝無多

不當與小民爭利意莫家

采桑采蕢未必實事特借

言以見其鄙吝而親利也

美以容貌言無善不可校

舉也如英儀表其節也如

玉容止溫淑也公路公行

公族貴以漸而進殊異者

量不相稱也

度言不可以美無度殊異乎公路與也○殊與猶言

尺寸度也美無度殊異乎公路不何公路者掌公

之路車者以卿大夫之庶子也○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

夫之庶子也○言人者美則美矣然其餘音備急

之態殊不謂此亦刺儉不中禮也曰貴人稱重於時

以貴人也言者以其量勝非區區以容論也彼汾沮

如之地有莫生焉則言采其莫焉彼其之子劉爵公

朝而掌公之路車曰其外而觀之則儀容之修整禮

節之所存者則儉嗇備急而無寬大之量貴人之態

殊異乎公路也哉○彼汾一方一方彼言采其桑彼

其之子美如英英華也如英言容飾之間美如英殊

異乎公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講彼汾一

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講彼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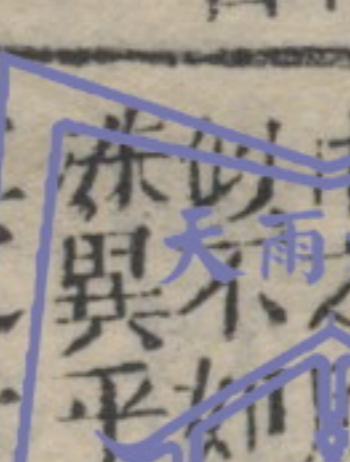
車其桑於彼其之子掌兵車之行列而容飾之間俊

逸閑雅其美誠如英矣奈河中之所存者則儉嗇備

急而計較於分毫殊異乎公○彼汾一曲一曲謂水

行之度矣不亦深可惜哉

言采其蕢如車前草○彼其之子美如玉飾之間頌





大宰贊玉爵  
小宰贊裸將  
之事是有臣  
助之矣詩蓋  
謂周人尙臭  
率裸將以表  
祭事見殷土  
助祭耳不必  
專助行裸也  
孔穎達

京有指地名  
者大明詩曰  
嬪于京又云  
于周于京思  
齊詩言京室  
是也有謂大  
阜為京者皇  
矣詩依其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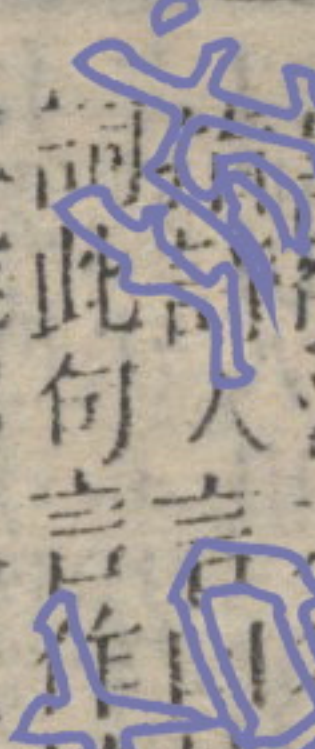
園有桃全旨  
二章一意以憂字為主上  
四句憂其國小無政  
人不知其可憂也  
三章同旨○興上四句以  
實充徵興以憂度曲憂憂  
其無政就細紀紊亂法度  
廢施上看憂存於中發之  
歌謠有借以隱諷國家意  
不知四句正言人不察已  
之憂意驕指訕朝政居  
傲無礼言彼人謂當國之



密溫潤如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與也○族掌公之宗  
矣玉可室美如玉殊異乎公族與也○族掌公之宗  
于為聞彼汾一曲則言采其蕡矣彼其之了掌公候  
之  
矣奈何  
之度焉亦深可慨乎觀詩所刺而得礼貴得中

分述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殺殺食也言其心之憂矣  
歌且謠徒曰曰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  
胸臆以歌彼人是哉彼人指當國者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殺也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  
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謂謠而反以為驕且曰彼之





京公劉詩乃  
觀于京于京  
斯依京師之  
野是也惟文  
王詩云裸將  
于京乃指天  
子所居之京  
師言即鎬京  
是也孔穎達  
詩咏周受命  
無脩于大明  
者自王季而  
太任而文王  
而大妣而武  
王而尚父見  
夫婦父子祖  
孫婦姑君臣  
天人之同德

人是行當能發睿時度  
務木爲不基子曰何其言  
何必無故而發大難之端  
也心之憂正植我之所非  
人之所是我之所是人之  
所非上勿思益通國之人  
皆安危利災不能長遠却  
顧耳我之所憂止思通國  
高無可通處而不能不憂  
也

所爲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傷哉於是憂者重嗟嘆  
之以爲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  
誠思之則不暇言此憂其國小無政也曰天下之  
非我而自憂言憂有漸而不及發者乃其深憂  
也國有地則其實可爲敵矣况我生小國之中慨法  
度之弛其憂心鬱結於中則既詞且謠矣然不知我  
之心者見我之歌謠而反以爲驕且曰紛更非小國  
之利而崇簡賈善治之策彼當國者之所爲亦已足  
矣而子之言而何爲哉是人情狃於故習而不能灼  
於事理則我心之憂其誰知之乎且誰知之乎然此  
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我一則曰驕一則曰何其  
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知紀綱不振國乃滅亡將自  
憂之不暇矣何暇以驕而非我哉

○園有棘棘實之  
其實之食心之

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心縱恣無所至極彼人是哉子  
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心縱恣無所至極彼人是哉子

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也

講園有棘則其實可以食矣况我遇小國而無政則  
講此心之憂歌謠未已且聊以行國矣然不知我之



而八百年之祚不卜而定

生民言稷而

及姜嫄大明

言文武而及

太任太姒皆

推本其母之

資也陳僕

天監在下有

命既集言其

始也有命自

天命此文王

言其終也輔

廣

覩天之妹非

與天相伯仲

寔文王之德

通詩以不忘乎親為主乎看不可以孝友立說各上二句是望親所在下皆想像其親念已視已之言也此雖說為親念已之意是以寓已念親之意此意要補出行役泛言不專指征伐

陟岵全旨

三章同旨口岵岵岡皆高處再瞻望者日字一直說下念已視已二意勿平行役泛言慎有二意一是欲其持身之善一是欲其養

心者見我之行國而反以為縱肆而無所止極且曰彼當國家之責者其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夫然則此心之憂其誰知之乎其誰知之乎蓋亦未知思故思誠思之則知無政之政則將不暇非我

國有桃一章章十句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父曰

夜無已上慎旃哉旃訓猶來無止賦也

來止謂且彼不思歸也言登山川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視之曰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此勞而不至也蓋生則盡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言作此詩謂夫往役者人臣之義念親者人子之情自古之行役於外也去親遠而首問岵始有不能為情之甚者於是陟彼岵兮以瞻望吾父之所在而思念之情植於岵焉寄之矣因思父之在家也寧不念我而祝之乎吾想父必曰



與天為一譬則天矣而太

妣以淑德配之譬則天之

妹也黃文煥

傳曰天子造

舟諸侯維舟

大夫方舟士

特舟張子曰

造舟為梁文

王所制後遂

以為天子之

禮集註

有太任以為

之母有太妣

以為之婦故

謂之繼既生

文王于前又

詩經卷三

生之周三以慎言則所以謹其身者無不至矣

嗟乎我之子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誠可憫也然

達行易以犯患惟慎處斯可得全尚其慎之哉猶可

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父之愛子其情必如此

矣我以愛之心為心而瞻望之無及安能已於思哉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乎季行役少

子也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夙夜無寐亦言其勞之甚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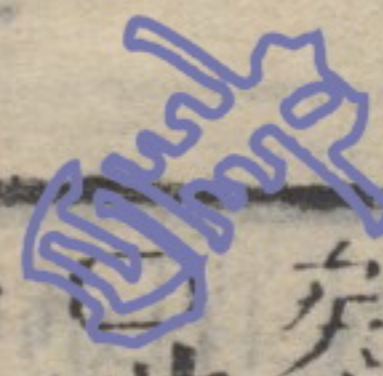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詩經卷三

詩經卷三

魏風



生武王于後  
故謂之篤其  
伐商上順乎  
天下應乎人  
故謂之變朱  
善  
大明叙殷族  
如林至武王  
但稱檀中駟  
驟並不言兵  
之多寡焉仁  
不可均眾也  
首曰變伐終  
日肆伐和其  
心正以作其  
氣也日無貳  
尔心益以見  
天命之有在

十畝之間全旨

二章各上二句是思在野  
者樂於隱下是欲在朝者  
同於隱也要知是  
於朝與見機而作畧異  
二章同旨○言十畝之間  
苟可託身不必多求也  
者老農老圃之屬  
泄正理亂不聞之意  
歸  
体其身逝一往不返也

不得自如其惟悴亦甚矣哉猶保身之道尤所宜慎  
向其慎之哉慎則可以免禍猶可以求歸得與我爭  
膝下之歡無死於彼不求也兄為弟者  
其何如以為心哉吁是可以觀孝矣

陟遐堂章六句

十畝之間分十畝之間郊外所  
受場圃之地也  
桑者閑閑兮桑者老  
農老圃

行與子還兮賦也○行猶將  
還猶往也○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講此賢者  
歸也言思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信不樂仕  
於朝也口人之處世莫病於易進而難退今夫十畝  
之間桑者閑閑兮居於斯則樂於斯往來自如惟意所  
適何閑閑而自得也惟我與子雖曰爵祿列於朝然  
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哉行將與子還歸兮道  
閑閑可也何妨久居於此哉

十畝之外兮外鄰  
也

桑者泄泄兮意猶閑閑也○行與子逝兮逝往也講

下畝之外桑者在馬業於斯則樂於斯禮來自如惟

志所向可泄世而自得也惟我與子雖目出人詔於

○行與子還兮賦也○行猶將  
還猶往也○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講此賢者  
歸也言思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信不樂仕  
於朝也口人之處世莫病於易進而難退今夫十畝  
之間桑者閑閑兮居於斯則樂於斯往來自如惟意所  
適何閑閑而自得也惟我與子雖曰爵祿列於朝然  
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哉行將與子還歸兮道  
閑閑可也何妨久居於此哉

○行與子逝兮逝往也講







會漆沮之流而浩乎無限者尚有渭水即有渭水之游焉皇矣所云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濱也率四水游者蓋統指幽以西一帶水涯耳不得奇言漆沮也秦趙志在鯁翔况契所以於火而灼韋者吞官華氏掌其燠契以待

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分孰大於是朱子注云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則仍節取序說矣故錄鄭呂二說以存古義之大畧云三章同旨○伐檀句舉其事竄之二句言其遇不稼四句賦其心未二句○苦人也坎坎是摹擬攻苦之河于是鳥他凄凉光景勞苦以謀食其力固是勵志時事不濟而悔心不起○是勵志不狩四句亦○其勵志如此非謂伐檀不得而又欲稼穡狩獵也爾胡字即休想意正其勵志之堅如此非為取之瞻之計也以河于言天下之遇而何遇難處以稼穡堅終身之操而何操不堅未二句通承上謀不遂而忘不

之君子則不然彼其坎坎然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意欲食力於車也今乃窶之河之于焉但見河水清漣而無所用是食力之志弗遂矣他人處此鮮不憂其初志者彼則以為吾之伐檀以食力也猶之稼穡以求不狩獵以得獸也若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萬之多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之獸是欲得食者必當為其事也豈可因不得食而有悔哉夫不以力之不遂者自阻而以事之當為者自勵彼君子分有廉潔無求之節而無苟且○坎坎伐輻兮輻也伐得食之謂不素餐者矣○坎坎伐輻兮輻也輻也木以流天窶之河之側兮側河河水清且直猗之直也輻也天窶之河之側兮側河河水清且直猗之直也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特三歲也特曰特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亦餐也謹食力謀也顧乃窶之河之側兮但見河水清于直滿而輻無所用是力之謀不遂矣然其志則不以是而遂而阻也以為人之謀食者實自盡其力苟不稼不穡而三百億之禾胡以取也不狩不獵而兩庭之縣特胡瞻也吾盡為吾所當為而已矣而



事以礼所謂  
楚焯是也秦  
集註

周礼鼓人以  
鼗鼓鼓役事  
鼗者緩也以  
役事勞民故  
節之欲其緩  
弗勝者言其  
樂事劝功鼓  
不能止也章  
如愚

阜者远也宮  
室之郭門湖  
最在外也應  
者居中應治  
也宮室之正  
門即朝門也

悔來要推開說方大須休  
認真能字○君子操守正  
在艱難處見河于之遇而  
不苟則終不苟可知

碩鼠全旨

三章一意總是喻其困於  
貪殘之政而欲適可樂之  
所也但上二章末二句以  
就利言末章末二句以避



食不得又奚悔焉是彼君子也謀  
食不得而志益堅直能不素餐矣  
○坎坎伐輪兮車  
輪  
定之河  
潛分潛是涯上乎坦而河水清且淪猗  
不稼不穡不稊不穉不穠不穞  
不穠不穞不穠不穞不穠不穞  
不穠不穞不穠不穞不穠不穞

賦也○無田無園坎坎然用力伐木以為輪將以行陸而  
食力謀乃不憚其勞苦也顧乃實之  
河之清且淪猗而輪無所用是食力  
之謀不遂矣然其志則不以是而遂而陰也以為人  
之食力者豈自蓋其所事苟不稼不穡不稊而三百園之  
禾胡取之也不符不穰而兩庭之縣鵲胡瞻也吾惟  
盡吾所當為而已矣而食不得又奚悔焉是彼君  
子也食力不遂而志者益勵直能不素餐者矣

坎坎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碩鼠碩大也鼠食物無食我黍三歲貫女  
故比貪殘之人

久貫莫我肯顧念逝將去女  
逝往也將字有欲去  
習也莫我肯顧也  
未去徘徊顧上之意



大王創立二

門及周有天

下遂尊以為

天子之門朱

子

家士雖非為

戎醜而立凡

出軍必先宜

下社軍拜必

獻于社故特

奉以為服昆

夷之端黃一

正

周家經制冬

出古公司徒

司空即官制

所由昉臯門

應門即宮制

害言通章俱是托言之此與他比不同

三章同旨○物最貪錢者莫如鼠故以為比食我黍即其貪處莫我顧即其殘處逝將二字有欲去未去徘徊觀望之思樂士只無食黍者便是此亦相辭得所利用厚生皆麥在五谷中為周急繼之之需禾乃為苗尚在秀而不實之際食及於此甚矣德者如人以供念其惠勞者竭力以不恤其勤得我直者久屈而乃得伸誰號者安處而免呼倉矣

適彼樂土 適往也樂土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

主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舊民困於貪殘而托言之

言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信也曰國以民為本民以

食為天碩鼠尚當節爾之貪而無食我黍焉然

為害也猶可以少安今三歲之久習困於女

去爾適彼樂土是樂土也無害人之鼠而吾之有黍

得取而蓄之亦得以資而○碩鼠碩鼠無食我黍

川之茅得我之所乎

麥在 三歲貫女莫我肯德 德思 逝將去

四且 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直 碩鼠

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猶宜也

雨無肆不仁之毒以食我之麥焉且我之貫不毒於

也經三歲之久則其德亦深矣夫向不以我為德

者猶未艾也我將如之何哉逝將去

之屈抑不伸者不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

亦爰得我直乎 勞動苦也謂不逝將去女適彼樂刻之郊

莫我肯勞 勞動苦也謂不逝將去女適彼樂刻之郊



所自始作廟  
立家士即匡  
人之左祖右  
社也雖理宣  
賦即遂人之  
授田安甿也  
古公之才因  
不減周公矣  
鐘鼎

帝王世紀及  
周本紀皆言  
虞尚質成爲  
文王受命改  
元之始今按  
泰誓尚稱文  
考至武成始  
稱文王武不  
敢妄尊其父

寺書卷三

外樂交樂交誰之永號比也言無

碩鼠碩鼠爾無縱不仁之禍而食我之苗言無

貫禍言無也三歲之久則其勢亦至矣夫何不憚

我之言無所以縱禍於我者猶未已也我又將如之

何哉逝將去爾而適彼樂如鳥樂如既適則無復有

害已之苗焉使我得以安生而樂業言無復爲何永號

哉夫晉魏之政使人欲去其國此魏之所以不可爲

碩鼠三章章八句

芳流雨天

魏國七篇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

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於燹乃

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居絳其地土瘠民

貧勤儉質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

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唐叔

所都今在太原府曲沃及絳皆在今絳州

蟋蟀在堂蟋蟀蟲名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歲聿

蟋蟀全旨

此詩三章一意通以勸儉

寺書卷三

魏風

七











兩師所謂積  
之也孔穎達  
祭統曰君執  
圭瓚裸尸太  
宗執璋瓚亞  
裸早麓詩瑟  
彼玉瓚圭瓚  
也棫樸詩左  
右奉璋瓚瓚  
也孔穎達  
殷王帝乙時  
王帝以九命  
作伯受圭瓚  
秬鬯之焉故  
父王因之得  
專征伐以諸  
侯為伯統周  
召分陝也孔

山有樞全旨  
此詩恐其過於勤儉而憂  
思之大其故解之正勤其  
及時以為樂也註  
深而意愈感者蓋前以職  
業為憂此以死為憂方  
生前慮以死為憂豈不愈  
深言雖欲樂而情寔迫切  
有得一日過一日意思豈  
不愈感但此意須於言外  
見之  
三章同旨○以地所有與



也謹蟋蟀在堂而役車亦已休矣及今不樂則日月  
其惜而農事又因時而興矣是故不可以不樂  
矣我樂不可極得無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荒之  
所憂而出於臨時不及辨者思患預防而深為之戒  
使雖好樂而無是若彼良士之樂而有節有遠慮無  
憂休休而獲其安斯可矣豈可耽樂而忘之哉  
夫始相與以為樂遽相戒以節樂唐  
以勤儉如此非先聖遺風之遠耶

山有樞也今樞有榆粉也子有衣裳弗曳弗  
也亦曳也

子有衣裳弗曳弗  
也亦曳也

也亦曳也

也亦曳也

也亦曳也

也亦曳也

也亦曳也











葛藟施于條  
枚文王受先  
祖之功而起  
此上承者也  
在宮言和在  
廟言敬然敬  
為聖孝之本  
和亦從敬中  
流出也齊為  
母道媚為婦  
道然婦人以  
敬戒為主思  
媚即以思齊  
之心媚之也  
齊媚皆日思  
以心言也徽  
獨曰音以流

党耳作詩者設為因人相  
語之詞其曰我聞有命不  
敢以告人止所以泄沃党  
之謀而非叛晉者之所自  
作也其說亦似近理故  
存之以脩一解  
三章同旨○首二句此言  
豈衰沃盛中二句此言  
沃未二句言欲遂其謀也  
石出於水正沃出於晉從  
子於沃欲桓叔為諸侯也  
既見是成其伐晉之謀樂  
者謂已可以依願也  
謂已可以免禍也命者謀  
也不敢告人恐事不密則  
害成也

揚之水白石不泔  
既見君子則  
我聞有命不敢以  
告人  
勢緩弱而白石則皓皓而  
反強者何以異是哉弱則  
不足恃強則可為依歸故  
子於沃欲桓叔為諸侯之  
服非沃之素也我將以是  
服從  
天既欲遂其願不可不密  
其謀彼水勢悠揚而急展  
有傾晉之機者先見矣然  
則晉衰無制沃之勢沃盛  
為之隱不敢以告人焉一  
或告人則機事不密有害  
於成而朱繡朱繡將誰與  
從耶夫沃晉之沃也而反  
將領晉民晉之民也而今  
乃思沃於此見民心可畏  
而政治富強也  
有國者慎之



傳之風韻言

也 泰朱子王

安石黃文煥

說

大姜太任太

姒皆稱太明

皆尊而稱之

惟武王之妻

左傳謂之邑

姜不稱太蓋

避太姜故也

孔穎達

蠡斯三章特

渾言子孫眾

多耳至雅乃

有則百斯男

之說今按定

四年傳祝鮀

椒聊全旨

各首四句以椒之蕃衍興  
沃之盛人未二句以椒之  
遠條益蕃比沃之將來益  
盛也總是誇美之意無朋  
言威靈氣燄無與為偶也  
且篤謂深根固蒂  
拔也未二句致嘆之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一章章四句

椒聊之實椒樹似榮英有刺其實 捫之實捫字而香烈脚語助詞 捫之實捫字而香烈脚語助詞 捫之實捫字而香烈脚語助詞

彼其之實指叔碩大無朋 碩大無朋碩大與蕃衍一意無朋 碩大無朋碩大與蕃衍一意無朋 碩大無朋碩大與蕃衍一意無朋

叔聊且且是嘆 遠條且且遠條長枝也 遠條且且遠條長枝也 遠條且且遠條長枝也

彼其之子則碩大 碩大無朋碩大與蕃衍一意無朋 碩大無朋碩大與蕃衍一意無朋 碩大無朋碩大與蕃衍一意無朋

序南流 序南流 序南流 序南流

於夫有夫有 於夫有夫有 於夫有夫有 於夫有夫有

無朋矣且且是椒也 枝幹益遠則其實將益蕃固不但

盈升而已然則沃之碩大無朋今固盛矣其將來氣

轉且益昌亦猶椒之實枝而益蕃也謂非吾人之

從試 ○ 椒聊之實捫之實 捫之實捫之實 捫之實捫之實 捫之實捫之實



言武王母弟  
八人史記世  
家增以伯邑  
考武王亦但  
言武王同母  
弟十人至統  
支庶計之昭  
二十八傳  
言武王克商  
光有天下見  
弟之國亦祇  
十五倍二十  
四年傳富辰  
諫王歷叙文  
昭詳已然自  
管蔡迄鄴郁  
無過十六國  
而止是雅所

綱繆全首  
三章無分首是  
是大婦相語未  
全要模寫他喜幸意

而已然則沃之頌大且等今固盛矣其將來氣勢自  
益進益亦猶椒之遠條而益蕃也謂非吾人之所深  
幸者耶衣喜今之威又歎後之益盛民之  
萬望也切矣何昔之衰弱至此耶

秘取三章章六句

綱繆東新綱繆猶三星在天三星是心宿之象也三  
星鼎立在天昏始見於

今夕復見此良人良人婦也子兮子兮

良人何與也猶云不用回亂民言男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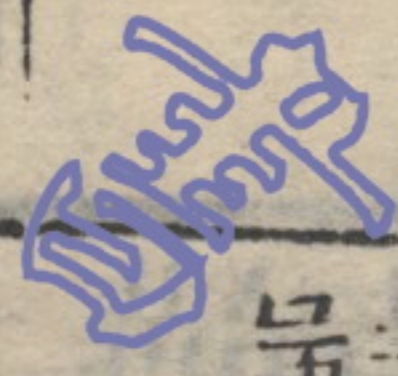
得遂其婚姻之祀者詩人敘其婦語夫之詞曰方謂

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既又自謂曰子兮子兮

而後得遂其慶幸若其矣今規其婦語夫之詞有曰

吾方綱繆以東新也仰見三星之在天則建辰之月

願既遂又以心所慶幸者而自謂曰子兮子兮以今









廟孔類選

大雅言文王

多推本于天

文王篇曰在

帝左右大明

篇曰天監在

下棧樸篇曰

為帝于天皇

矣篇曰帝謂

文王蓋亦式

亦人文之性

與天合也不

識不知文之

体與天同也

此純亦不已

明証也賈泰

增其式廓非

拓土開疆之

決社全旨

二章一意俱五句分上是

自傷其孤特下是求助於

人也詩柄已盡却章之意

以正而無時之私  
身語具風俗之美乎

綱目三章章六句

有杖之社赤棠也其葉漚漚漚漚獨行踽踽

親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同母嗟行之人胡不比

猶清漚漚然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曾杜之不如矣然

以不免於踽踽耳於是嗟嘆行路之人何不問我之

獨行而見親憐我之謂此無兄弟者自傷之詞也曰

兄弟而見助乎言人莫親於兄弟以其情義之

本孤特也而其葉猶漚漚然有依附之盛矣而人無

兄弟則獨行踽踽無所親厚曾杜之不若矣然豈無

他人可與同行乎哉特以隔形体分爾我不如我同  
父之兄弟一氣而分情義相維是以雖有同行惟見  
其踽踽耳嗟此行路之人雖非同父亦同類也胡不

孤

特

獨

漚

獨

詩書卷三

詩書卷三

詩書卷三

詩書卷三







命不可易故  
太伯欲讓天  
性不可忘故  
王季能及朱  
善

王業之成難  
在于武王得  
天下之時而

天命之定已  
見乎太伯讓

王季之日太  
伯讓而無迹

王季受之無  
愧此王業所

由基也文王  
創造于前武

王繼續于後  
此王業所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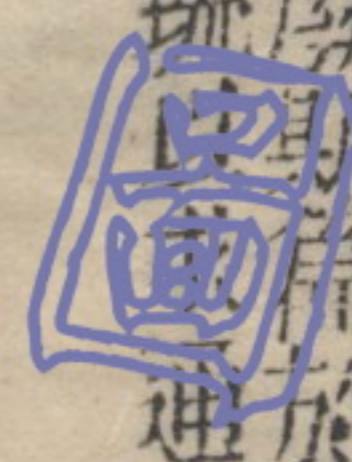
寺壽長卷三

寺壽長卷三

案朱子以居括究究之文  
止見爾雅未敢據以解經  
故云此詩不知所謂然羔  
裘豹袂不得指為卿大夫  
大之服也詳釋居居究究  
云者必非須美之詞况不  
雅之為訓顯於中古在毛  
鄭之前與其廢則痛於不  
解且姑從傳述中固通似  
亦可矣

鵲羽全旨

三章一意各五句分上託  
物而喻其失所下吁天而  
望其得所也重不得養父  
母上



服飾之美矣我欲從我人居居於以視其光輝焉  
所以然者豈無他人之可與居哉蓋以子之聞譽彰  
於人也素矣我之欲從  
以居居者此之故耳  
死究究其  
豈無他人維予之好  
大夫以羔羊為裘以豹皮為裏安然服飾之美我欲  
從我人居居於以窮究其言論焉所以然者豈無他  
人之可與究哉蓋以子之才猷脩於已也美矣我之  
從後以究究者心誠好之耳此見夫天之賢居俗之

蕭蕭鵲羽

此詩不知所  
謂不敢強解

蕭蕭鵲羽蕭蕭羽聲鵲鳥名  
集于苞栩集止也苞叢  
也其子為是也  
王事靡盬王事泛看盬  
不能藝稷

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其所止也言言鵲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於苞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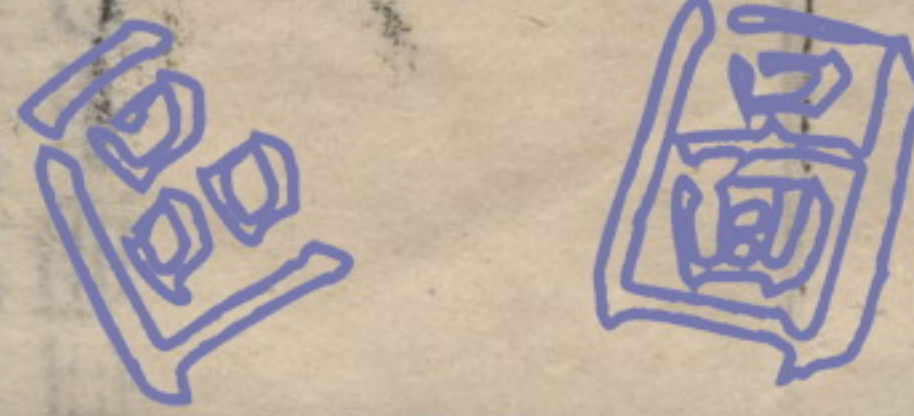
其所止也言言鵲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集於苞栩

寺壽長卷三



成也太伯當立而不立交王可為而不為故苦謂之至德非王季之友無以成太伯之志非武王之孝無以成文王之功武王之孝易知也王季之友難知也此詩人所以再三歎詠乎王季也朱善皇矣篇叙太王曰帝遷明德叙王季曰

三章同旨○此詩似與實比比意註自明王事注說何怙便是有所有所者得耕田以世子職也何食便是王事未已有極則得耕田以食父母矣何嘗便是失其常道有常則得孝養以盡子道矣



之上如民之性本不使於勞苦今乃久從征役而不得耕田以世子職也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言情失養人子得已彼推之性本不樹其今乃肅肅其羽也包相之上則反其常性矣亦猶民之性不使於勞苦今乃以王事靡盬為久役於外不能勤其黍稷以供子職父母亦何所怙恃哉夫人子以行役之故而使父母無所怙恃失所甚矣悠悠蒼天以愛民為得也果何時使我休此○肅肅鳴鳶集于樹以耕田養親而歸其所乎○肅肅鳴鳶集于樹其有木事何時得休息也○言王肅肅鳴鳶集於樹則非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土事無所食鳥則其因亦極矣悠悠蒼天何時使我得土事之已于以勤黍稷而使父母有所食也○肅肅鳴鳶行行列也揚性群居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稱即今南方所食稻米不生而數色父母何嘗



其德克明叙  
文王曰予恒  
明德周之愛  
命于天實世  
德相承也刻  
璵

第南山詩不

日四政日匡

物見非平其

心者不訟秉

也皇矣詩不

日帝命日帝

則見惟揚于

天者乃性順

也黃文煥

文王征凡七

國

招如蜜終崇

寺壽

卷三

細

無衣全旨

二章總是原其所以請命

之意而倨慢無禮之狀自

寓於其中豈曰一向只以

反詞以冠下文不必作自

誇之詞此乃自述非詩人

述之也

案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

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

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是

嘗食也悠悠其其有常比也○常是言年下包柔

則非其性矣服勞非民情所堪而今乃以王事靡盬

之故外不能執樞梁使饋食無首而父山無

所嘗焉失常亦其失悠悠著天何時使我復了職

之當於以燕福梁而使父母有昔焉夫以孝養之念

近於奉公之役使民至

於其所上失其道矣

三章章七句

芳流雨天

無衣七兮七是侯伯七命其市不如于之衣于

子安且吉兮天子之命來言武公伐晉滅之盡以

其賢器歸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於諸侯此詩

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

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韞此武公伐晉時王作也日

命服之為安且吉也信我周自開國以來封侯錫

命惟天子主之今晉國既歸於我則諸侯七章之衣

皆我之所宜有也而必請命於王者豈曰無其七章

唐風







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所其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爰案太王遷岐疑於異狄不知昏西與它天固與以安民之地也王季受讓疑于不友不知篤慶順比天固授以安民之任也文王伐崇伐密疑于自私不知以對天下以順四

十載罪人終不服至是持迫於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豈以武公為可美哉特武公人夫之意耳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此正與朱辨小片後說所謂詩人若其事而陰刺之者合也然則以為美者何謂其大党惡之情詩人亦其請命之辭正所以彰其無君之罪爾  
二章同旨○豈日無三字語甚跋扈安亦非但有所自愛便無愧怍之容言則無後患既人不敢言便無征討之及煥以久言命出於天子則無更易之患而有承襲之久意  
有扶之杜全旨  
此詩二章一意各上四句言已之勢不足以致賢下言已之心是切於好賢此

其蔭不足以休息如已之寡弱不足恃賴則彼君子者亦安肯顧而適我哉然其中心好之則不已也但無自而得飲良之耳夫以好賢之心如此謂意未賢則賢者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哉  
無用也心而所持以行其道者則在乎有以為之勢也以今規之木之繁陰可以休息也若有扶之杜生於道左則不足以為人之有息矣我之寡弱不足為賢者之恃賴亦猶道左之扶杜也則彼君子者雖以行道時為心然必擇其有所資之勢而後就之也彼安肯顧行通我哉然寡弱雖不足以致賢而我者果何能而得飲食之以樹予之心乎  
○有扶之杜生于道周周曰也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易飲食之比謂有扶之杜而生於道周則無可推亦猶是也則彼君子者安顧肯我而來遊哉然我中心之慮慮乎不能忘也果何自得而飲食力以表子之誠乎夫賢不于其勢而惟心之誠好賢之心如此賢者安有不至者  
有扶之杜二章章六句



方無非求民之奠也錢天

錫

類禡造舟靈

台辟廡皆文

王未王時事

後以為天子

之制者尊文

王也姓子

左傳僖十五

年秦獲晉侯

以狂舍諸靈

台是此台也

哀二十五年

衛侯築靈台

于籍圃窈其

名也劉瑾

下武言武王

人好賢入字大抵作晉之在位者為是

首二章同旨○總重不足以致賢意未養賢正承好

賢意來秋杜孤子之物道左則僻道周則迂喻力薄

位卑不能恃以行道也彼君子二句是測諷諫者之

心恐道不可以人○獨處○子或不樂就也中心好之

承上言雖無致賢之勢而有好賢之心依註加不已

二字轉下最合昌字○慮多方必求如願○自恐不足以致則凡可以

致之者無不極其情矣○昔生全言

此詩總是一個思念之情前三章即物而嘆其身無

所依以見思之切後二章感時而失其心無有異以

見思之專

葛藟蒙楚蒙葛延之意○葛藟子野藟草名似栢樓葉

子美亡比子美婦指其夫也○誰與獨處是與也○獨處

不在是則誰與婦人以共夫云云意謂人情其樂而獨處於此乎

謂乎相保其無樂乎相睽也我於君子未歸益有不能忘者矣

彼葛之生也則蒙於楚藟之生也則蒙於野是物皆有所依托矣

况予之所美乎惟獨處於此而已安能以爲情耶○葛藟蒙棘

棘刺○葛藟之生也則蒙於棘藟之生也則蒙于域是物皆

有所托况予之所美而恃賴以終身者獨不在此則誰與

自惟獨息於○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此而已向以爲情也

乃以子美其枕同衾者○繁爛皆華美鮮明之說○子美亡此誰與獨且

獨且獨也○子日謂今夫閉門之中有角枕焉則繁然而華美矣



繼三后文德

以明服事之

心有古言武

王繼文王武

功以存救民

之志朱善

武繼也下猶

後也言後人

能繼祖者維

周家最大也

泰毛萇鄭康

成孔穎達說

下武不上武

也蓋武樂口

武謚亦曰武

而不知其不

尚武也沈青

崖

詩書義卷三

首二章同旨○以物無所

依與人無所依歸至未誰

與獨處作兩折言予美不

在誰與居乎惟獨處耳

三章旨○此感物而致思

也枕衾乃予美所其獨處

則亦徒然繁爛而已亦安

能為情哉

四五章同旨○思歸無日

不然不特夏日冬夜但夏

日長比夜之分数多冬夜

長比日之分数多但言其

最長者耳末二句見其情

之專一意

獨不在此則繁自繁而爛自爛耳誰與而獨○夏之

處至且乎顧此枕衾不亦增吾之慨也哉

曰夏日冬之夜冬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賦也○居

主夏曰冬夜獨若憂思於是為切然君子之

言歸無時不可得而見矣要死而相從耳

居如此則靡日靡夜而不思矣而切至之情凡莫甚

於冬夏焉蓋四時之日夏曰為永四時之夜冬夜為

永然冬夏而獨居則憂思之切殆與此日此夜而俱

永矣奈何君子之歸無期要必之死靡他至於自

謂之後歸于其室賦也○講彼冬之夜為最長我其如

之後歸于其室賦也○講此冬夜何夏之日為最永

其如此夏日何嗟嗟君子言歸無則恐不可得而見

矣要必百歲之後同歸於其室焉則生雖不得以相

與死猶得以相從吾心庶乎其少慰矣不知君子亦

諒吾心否乎夫婦人於夫思之切思之專而不二其

極亦唐風

之厚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念之三 唐風 十六



三者之事業莫大于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時邁日允王維后酌曰實維尔公允師皆言成王之字也泰厥粲王志長說

采苓全旨

此詩總是刺其聽諛四句上言諛言之不可信下言諛言之所當察正說他不能止諛也



三章同旨○此意以首陽之巔無苓比諛人之言無理皆以無為有者也不必補出正意下遂接去為字

采以菜苓生於陽首陽之巔首陽山名首

是山人之為言人是諛人荷亦無信無信以諛言舍

為言胡得焉得行其言不重諛人自止信之詩言子

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然人之為是言以告子者未

可也始舍置之而無遠以為然徐察而審

所得而諛世矣言所惑者輕聽生好耳彼苓

生於陽首陽之巔非其所生之地也彼諛口之人察

亂是非以眩主聽乃謂首陽之巔有苓而子聽之遂

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則其事無稽甚矣然諛人之

言是言以惑子者正以惑子也未可遽以為信者姑

是而非莫掩彼人造言者胡得以售其好哉何子之不

能察也○采苦采苦苦苦采也生山田及首陽之下人

之為言荷亦無與也舍旄舍旄荷亦無然火之為



賀也 徐典為  
四方攸同皇  
王維辟武下  
尽君道也鎬  
京辟離也思  
不服武王尽  
師道也朱善  
允文文王而  
有此武功所  
以開武也桓  
桓武王而鎬  
京辟離所以  
終文也以見  
文王之文非  
不足于武武  
王之武非不  
足于文也泰  
刘瑾朱子說

要看言出於造作使不可  
信無信只就謗言原不是  
信說無然方就聽謗者不  
當信上苟亦二字婉詞言  
謗言浸潤已深未能斷然  
遽絕或亦審諸情理而信  
有不足憑者乎然字或言  
然而情不然或然字而理  
未必然俱從全無而有出  
胡得重不使其得行上

區

城

言胡得焉也比謂彼苦生於地也子信虛誕之人遂欲  
以告子者誕子也未可遽以許之姑舍置之而無遽  
以為然者察而審聽之則是非無所回護彼造言  
者無得也其好○采芣采芣詩葑草曰首陽之東人  
矣胡子之不然也  
之為言苟亦無從也從聽舍旃舍旃亦無然人之為  
言胡得焉也比謂彼苦生於園也子信虛妄之人遂欲  
以告子者誕子也未可遽以信之姑舍置之而無以  
為然且徐察以審聽之焉則真偽莫掩其實彼造言  
者無得也肆其妄矣胡子之不  
然也吁詩人諷刺亦深且切矣

采芣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

秦一之十一

秦國名其地在禹貢雍州之城初  
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

後中湫居西戎以保西而六世孫大駱生成及  
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繁



鎬名京豐不名京見文王臣符之克終也李太末

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于

武功而不知

天下之服武

王由于文德

故首以辟靡

為言唐汝擇

文王伐崇作

豐而王業始

武王伐商作

鎬而主業成

文王求寧觀

成以始武武

王翬子詒孫

車鄰全旨

此詩作於秦襄公始為諸侯時也一章誇其有所未

有二章三章歡其樂所當

樂章章皆有割見美意

首章旨○車馬寺人諸侯

常禮秦先為大夫自今日

而始脩也車多而聲威馬

多而色高兩有字割見意

即此便見長駕遠馭凌駕

一時的氣概又見深居高

拱驪彼人羣的氣象

二二章同旨○以地之有所產與人之有所樂與止



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大戎滅成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會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乎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戎即有岐封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秦即今之秦州雍今之京兆府興平縣是也

有馬白顛

白顛額有白毛未見

寺人之令

小臣也令使也

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將見者必韋是時秦先使寺人通之故國人割見而誇美之也信君云云

意謂事有出於割見者誠可誇也吾君受岐豐之地

此禮以修公之制矣馬所以駕車也吾君向為大

鄰鄰以修公之制矣馬所以駕車也吾君向為大

大非無馬也而未必盛也今則有馬白顛而空天閑之選矣以至寺人所以傳令者也吾君向者雖可使令而寺人之令則未有也今則未見君子而先有寺人之令假以傳命而後人矣凡此皆昔所未有而今



以終文郝敬  
公刘遷邠厚  
民之道脩焉  
故公刘八章  
皆冠以篤文  
武遷豐鎬君  
人之道尽傷  
故有声八章  
均頌以蒸黍  
祭  
思文頌德祭  
祀時所奏故  
語簡而旨深  
生民述事受  
厘時所歌故  
詞詳而文直  
雅頌之体不  
同也黍與微

四句既見因寺人之傳命  
而後得以見也並坐鼓瑟  
簡易相親之儀也今者  
句悲歌感慨之氣也鼓瑟  
鼓簧亦見非擊缶彈箏  
箏樂字大按以國勢方  
君威赫突人心勸進上見

國  
國

不

有者也豈非吾  
人之所深幸哉  
既見因寺人傳之而  
並坐鼓瑟必坐君坐臣  
亦坐也與未見相應  
坐不必也  
今者不樂逝者其  
蓋則既見君子則聞夫以  
言也鼓瑟矣夫今不樂則逝者其  
初雖而禮儀感脩如此正君民胥慶之時也可不反  
情焉今而既見君子則聞之並坐鼓瑟必樂相樂之  
情焉今而既見君子則聞之並坐鼓瑟必樂相樂之

○既見君子並坐鼓簧  
吹笙則鼓動  
之以出今者不樂逝者其亡也  
講有揚矣我也既見  
君子則聞之並坐鼓簧以怡胥靡之情焉使或失今  
不樂則逝者其亡寧幾何時而為樂哉夫誇美其君  
悲歌慷慨如此岐  
曹忠厚之風寔者

車鄰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妖所望說

繇詩云民之

初生則本用

太王之與生

民詩云厥初

生民則本由

后稷而起王

安不

天生稷以養

民稷教稼穡

以相天故以

功封胡至武

王有天下以

周郊因稷而

致尊之以配

天曰后稷肇

祀敬天也飛

桑

駟賦全旨

此詩亦前篇瓶見誇美之

意蓋主田獵而言也三章

乎看有次序一章往狩時

事二章行狩時事三章

狩時事皆音無而今有也

故誇美之

首章旨○駟賦句音色齊

力也六密句能

公之媚子句先野也

狩先駕而前然從媚了從

公隨駕

二章旨○虞人獻

候有此礼奉者張

以待射重在虞人倫

無缺畧也曰左即獲見射

御相須意御者得馳驅之

法射者有破陣之能雖在

從者而命之則歸重到君

駟賦全旨

駟馬孔阜也孔甚也阜肥人也

六轡在手六密者

駟各兩密而駟馬兩密納

之於鞅也六密在于也

公之媚子媚子所親從公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也亦謂昔秦人誇美其君







福已茂季禋  
周稱王而既  
醉見鬻兩詩  
何以皆祢公  
尸或謂大射  
以公為耦宗  
廟以卿為尸  
故稱公其宜  
太王而上不  
追王尸之尊  
者皆稱公也  
赤朱子朱善  
說

戎作王小戎對元戎言周  
制元戎秦變其法為小戎  
猶楚變其法為廣云下正  
析言其制伐收即是軫車  
大則收深小則收後軾之  
攻戰便利旋習也此車軾  
之制五檠句軾曲如梁以  
使進退五束以使兩馬  
然以章交采此車第  
游環句游環制密於環  
駝馬之外出脇驅隔駝於  
服制駝馬之內人是兩件  
皆御駝內外之制陰制  
駝不當衡陰制係兩駝  
頸續制有環盜金昭灌飾  
之文是一件此使駝馬引  
車之術文前耳目起居昭  
虎變之勇暢載馳驅險阻  
無脫輻之虞此車上用物  
之制以上五句皆言車駕  
我句是言馬駝馬是齊力  
而不齊色也看駕字是重

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游移前却無定處引兩駝  
馬之外應貫其中而執之所以制駝馬使不得外出  
齊驅亦以皮為之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軾之陰  
兩端當服馬者之外所以驅駝馬使不得內人也陰  
也軾在軾前而以板橫側揜之以其  
馬之頸後係陰版之上也盜續陰板之上  
自續制之虛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為飾也  
文齒車中所坐虎皮褥也暢長也轂  
首中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馬也馬在君念君一日其夫也濕其如玉美之之在  
兄自曰馬言念君一日其夫也濕其如玉美之之在  
具板屋俗以版為屋亂我心曲賦也○心曲心註  
西戎者秦之臣子所以不共戴天之仇也襄公上承  
夫之命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  
與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言公承  
何以伐西戎故從役者之家人意謂我君子以君父  
之仇而從役之舉其軍容之盛豈無可言乎但見戎  
事之車小於元戎之制車之收斂所載者有軾馬伐  
其制而弗深取其便於攻擊也車之鈞衡駝馬者有







為尸也孔穎

按楚茨詩鼓

鍾送尸神保

幸且則祭畢

之燕尸不與

旁以其象神

故不敢而

繹實尸于次

日尊尸所以

尊神也徐常

既醉尸言萬

年言景福而

必曰朋友擗

威仗假樂詩

言受祿言百

辟卿士媚天

子蓋人君所

以維係沃金所以為飾皆

車上用之器其溫與上同

方何期言此仇未報則歸

期一日未定也未句言方

以除仇雪耻為事胡然思

念之如此

三章言口首句至馬下五

句只錢膺屬馬餘皆車上

物錢謂句薄金為甲輕易

旋習故行走安和也申看

去矛二句示原所以刺人

盜錡飾其下木中於以自

衛蒙雜書其苑文虎馘句

虎皮為藏弓之室皆猛犴

衛必載二者

盜以釁車置釁於軾前以係軾故謂之

釁亦消沃白

衛必載二者

盜以釁車置釁於軾前以係軾故謂之

釁亦消沃白

言念君子溫其在邑之邑也

方何為

胡然我念之

賦也○何為使焉然

容之盛不但此也彼馬以駕車則四牡孔阜有以耐

於地驅疾善以御馬也則六衛在下有以制其遲速

矣其中之兩服馬則馴與駟易兵車尚力不計於毛

之齊也其外之兩駟馬則馴與駟易武事尚強不必

於色也其也畫龍于盾以為車上之捍衛則合載于

上以備乎破壞馬置釁軾前以繫駟馬之內室則消

汰白金以壯其觀美以此車馬伐彼西戎在君子固

無辭於從彼之義矣然言念我之君子溫然可親方

今在彼西鄙之邑罪人未得將何以為

伐四馬



以致禱祿者  
未有不自得  
人始也朱子  
假樂詩終以  
不懈于位民  
之攸暨蓋交  
泰之時憂在  
怠荒即臯陶  
賡歌之意呂  
刑謙

公劉六章真

存書卷三

之武鍤金飾馬何之帶昭  
物采之文交張二句交以  
齊其體二以倫其變竹閉  
依弓之形組滕約弓之更  
俱虎綫內事厭厭言其安  
重從容不躁暴率妄即混  
其如玉意德音就乎日聲  
譽言秩秩自內而外日近  
而遠無非間也

區

我討

二弓交戰交二弓於戰中謂顛倒  
二弓安置之必二弓以脩壞也  
滕約也以竹為閉而以繩紀之  
於馳弓之取發弓時使正也  
載寢載寢言思之厭厭良人  
安也秩秩德音秩秩有  
深而越也  
良人然軍容之盛又不但此也四馬有甲皆以薄金  
也言其取其便於旋習也而馬之被用者且諧和  
其中飾安其弓有鐫則以白金飾之取其利於擊刺  
也言其自衛者且雜文之炫耀矣藏弓有韞虎皮  
於其外也馬膺有帶縷金飾之昭其度也置弓  
於韞非以正弓體乎以此器械伐彼西戎在君子固  
無辭於往役之義矣然我也睽違之已久慨會晤之  
無期載寢載興而起居之不寧焉是君子也言其為  
人則溫和可親安靜不暴厭厭然此良人乎言其德  
音則脩其身而聞於人發乎邇而見乎遠秩秩然此  
德音乎太良人可親也而不得以常接於目使我如  
思之哉

小戎三章章十句

存書卷三

秦風

二七



見足國裕民  
 之計玉璫韉  
 琫陟嘯降原  
 以如是之佩  
 服亲如是之  
 勞苦思其所  
 以厚于民歟  
 呂祖謙  
 享祀当烹太  
 牢以飲賓公  
 刘詩但云执  
 豕于牢者秋  
 官掌客曰凡  
 祀賓客國新  
 殺祀公刘新  
 至幽地殺祀  
 也孔穎達  
 古者建国立

兼葭全旨  
 全詩三章一意各上四句  
 是因眼前思其人之所在  
 下各言求之而不可得也  
 案序兼葭刺襄公未能  
 周礼宋子以爲其說近於  
 鑿然集傳所謂彼人者仍  
 不知其何所指也  
 請之曰伊人口後復  
 在洮若有高人逸士隱於  
 水濱潛深伏隙可望不可  
 即者則以是篇作懷人思  
 賢詠觀可也  
 三章同旨○兼葭  
 綴秋容寥落光景所謂二  
 字正是意中獨得難向人  
 言之意在水一方秋時水  
 盛故言水一方亦只是擬  
 議其所在非有定處也迺  
 洄四句本秋水來只是無  
 方以求之意道阻且長就  
 水上形容勿作道路語宛

兼葭蒼蒼兼似崔而細高數尺又謂之兼  
 霜白露受寒始結爲霜秋  
 水時至  
 所謂伊人  
 伊人猶在水一  
 方也  
 道阻且長  
 阻是道  
 遊浮從  
 之遊浮順  
 宛在水中央  
 賦也○宛然坐見貌在水  
 中央言近而不可至也  
 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  
 而皆不可得然不知其何所指也  
 詩  
 情勞執一觸日間皆足增吾懽矣予今寧忘情  
 始結而爲霜此正秋水時至百川灌河之時也於此  
 有所謂伊人者乃在水之一方彼此異地實有以動  
 之思焉  
 求之而可得則吾之思猶可以自慰也  
 鳥溯流而上從以求之意其可得於上矣夫何道  
 且長可慕而不可至也又常順流而下從以求之  
 意其可得於下矣夫何宛在水中央可望而不可即  
 也觀兼葭之極自感白露之橫直有難乎其爲情矣  
 ○兼葭淒淒淒淒猶  
 白露未晞也  
 所謂伊人在水



宋其事相須  
楚抗戎蛮子  
而致邑立宗  
以誘其遺民  
即其事也集  
注  
君之宗之即  
周礼大小宗  
之制其軍三  
軍之制徹田  
為糧即什一  
而稅之制周  
家宗法軍制  
田賦皆本于  
此泰昌祖德  
孔穎達范處  
又說

在水中央正從一方相出  
亦是意念模擬如此曰宛  
在則非實有人在矣正是  
縹緲無際景象長以波瀾  
之洶涌言路以水勢之遙  
急言右以水面之遙隔言



終南全首  
此詩要見胡見誇美章有

之涓涓水草逆洄從之道阻且蹇蹇難也逆游從

之宛宛水名中坻賦也講講彼兼葭則涉淒矣日

從之則道阻且路既遠而不可及又欲逆游從之則

死在水中央砥離近而不可即夫上下兼葭采采

求之而皆不可得吾何以爲情哉

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涘水邊也逆

洄從之道阻且右右不相直而逆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止則也小講此秋水方盛之時而昔所思之依人

則在水之涘矣逆洄從之則道阻且右既遠而不相

求之而皆不可得吾將何以爲情哉

兼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何有終南有條有梅條山名君之止君也至止



公刘遷豳當

夏桀時則徹

法之行實先

于助蓋井田

始于黃帝貢

法始于夏禹

公刘參而用

之也周世樟

卷阿詩序召

康公戒成王

也君子指大

臣賦指成王

靜落吉士吉

人庶官也說

者以四方為

則非人臣事

遂以豈弟君

子指成王不

章美其容服盛而有以稱

其位下章美其佩服盛欲

有以久其位要說始為諸

侯方見昔無今有意

首二章同直○各與至五

句止以終南之所有與君

子之所有終南即岐豐之

鎮襄公受乎王之命而封

地以為封邑至此地不

看寵膺王命而封此地不

比逝觀竟勝錫衣句非復

王命等威顏如何非後百

乘手采其君句承衣亦

容貌言敝衣句非緇衣亦

昔之舊佩玉句非有琚璫

珩之故壽考句欲其居君

位於無窮也但夢見今有

而昔無意

至終南也錫衣狐裘錦衣狐裘顏如渥丹渥清也渥其

君也哉也○言容貌衣主此秦人美其君之詞講

謂事有由於習見者不足為異而惟得於御見者

與深可誇也瞻彼終南之山果何所有乎則有白也

之條似杏之梅矣我君子受天子之封而為諸侯之

貴其至止於終南之下也豈無所有乎則見其服於

者氣亦移於所養而有顏如渥丹之容矣有此衣服

有如此容貌允乎于乘之具○終南何有有緇有堂山

山之實乎處君子至止黻衣纁裳黻之狀亞兩已相

我君子承天王之命居諸侯之位其至止於終南之

下也果何所有乎言其服則黻纁於裳而華采之可

覲矣言其佩則玉駮於身而將將之有吉矣居此位

服此服殆必長久安寧永享乎壽考之慶也豈非吾人之幸哉



知極吉甫萬  
邛為憲申伯  
友武是憲山  
甫式是百辟  
独非人臣事  
乎徐共喬  
檜風云匪風  
飄兮何人斯  
篇云其為飄  
風皆不言自  
南故以為惡  
卷阿詩言風  
從長養之方  
來故為喻善  
孔穎達  
天保三言俾  
尔是天所賦  
界卷阿三言

黃鳥全旨  
三章一意皆重惜之辭各  
上四句是即物以興從楚  
之人下各表其良而致深  
傷之意也



終南三章六句

交黃鳥交交飛而止於棘棘荆  
誰從字

息百夫之特之特傑出  
臨其穴也  
嗚呼其栗栗懼懼

殲我良人  
良人是善如何殲兮

其身以易之矣  
言車氏之三子為

則止於棘矣誰從穆公則子車奄息也臨穴而惴惴

蓋生納之曠中也三子皆國之良而一旦殺之霍秦

若可留以他人則人皆願自其身以易之矣言以

彼交交黃鳥則止於棘矣誰從穆公以死乎則子車

氏之子奄息矣夫以人從死即非愛民之心况善人  
之可表者乎維此奄息才德出眾雖一人之身乃百  
天之特也人而生納於墻當其臨穴殲我良人之命

卷之三 秦風 二十三



俾尔是人所

注望皆忠臣

望君之辞姚

舜裝

媚于天子愛

君也媚于庶

人愛民也亦

愛君也謝枋

得

洛誥註云文

王得赤雀武

王俯取白魚

國語云周之

與也鸞鷲鳴

于岐山中侯

適維戒云成

王時周公攝

政七年詰放

如此乎使是禍者可代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其如卒不可贖何哉

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人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當也言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

人如何贖令人百其身也謹交交黃鳥則止於桑矣

仲行矣維此仲行才勇之條可以當乎百夫之防也

今流傳之徒蓋臨其穴惴惴其慄焉彼蒼者天生此

良人而加以殲滅之禍哉彼蒼是禍者可代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奈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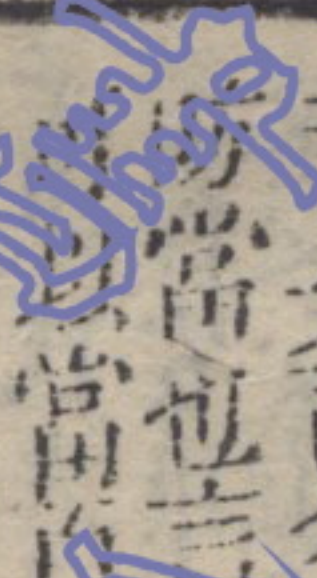
不可易而使痛悼之深則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

殲虎能此此殲虎百夫之禦當也臨其穴惴惴其慄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何贖令人百其身也謹交交

則止於楚矣果誰從穆公乎則子車殲虎矣維此殲虎才勇之條可以當乎百夫乃百夫之禦也今乃使

之從楚臨其穴惴惴其慄焉彼蒼者天生此良人亦可惜矣何為不佑我良人而如殲滅之禍乎使是禍





銜中元龜背  
書卷阿詩言  
鳳皇此皆盛  
世之符瑞也  
孔穎達

卷阿主于用  
貧民勞主于  
緇不肖治亂  
雖異而揆亂  
致治則同也  
沈萬鈞

民勞教章皆  
以無縱詭隨  
式遏寇虐並  
言之蓋詭隨  
為柔惡傾僻  
側媚之類是  
也冠虐為剛

詩經卷三

晨風全旨

此詩三章乎看但  
意以漸而深各上  
其切已之思下二句  
忘我之甚

案晨風詩毛鄭以後諸儒  
皆從序說刺康公忘  
之業始棄其賢臣  
篇同類而觀之朱子則改  
為婦人念其君子之詞又  
引屢屢敵以証西秦風俗  
益康公棄賢固無從考其  
寔事而思婦獨居與賢主  
失所亦情之相似而理之  
可通者也  
首章旨與以晨風有歸

詩經卷三

若可代則人皆願百其身以易之矣為何卒不可易  
而切悲傷之切也夫三良死百人易之亦甘心此國  
人哀之甚也有

黃四章十一句

彼晨風晨風鷓鴣鳥鬱彼北林鬱彼北林未見君子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秦風



惡強橫暴疾之輩是也絕此二者斯為得人此又于青繩巷伯之外增一法戒也許謙民勞詩曰緩曰惠寬而不擾也曰無縱曰以誦曰式也彭執中書言柔遠能迓而必曰難任人詩言柔遠能迓而必曰謹無良皆

而君子不歸取晨風者往來之疾也欽欽憂而不忘正與下文字相應兩如何是不可以之詞不知便是忘久而不歸便是忘我之

二三章同旨○以山隰之所有興已之所憂靡樂其於欽欽彼猶有樂可也則非樂不能解也如醉也於靡樂彼猶知於不樂此則井不樂亦不知矣

無全占

三章一意總是致相親之情于乎曰者欲相期奮大義於臨時也各章無與二字自相照應此詩一則見有從王之義一則見有相



由則有苞棣矣隰則有六聚露彼山則有苞棣矣言矣未見君子則憂心靡樂矣言隰則有六聚矣况我未見君子則憂想之靡樂鬱而靡樂矣夫我之思君子如此故君子者知之何不念契之約而旋歸之期乃念我○山有苞棣棠隰有樹遂棧亦羅也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益甚矣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與講彼山則有苞棣矣隰則有樹遂矣况我未見君子彼君雨獨知之何不思借老之信而返旋之無期乃忘我天之多至是乎吁夫忘情於已而已不念情於夫其情至其義盡矣

晨風三章章六句

昔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以天子之脩我戈矛與子同仇難不遇死意○同仇赴命而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也其歡爰之心



有戒懼之意

彭挑中

列侯惟衛武

公風雅皆有

詩風有洪興

無可疑也賓

途拂詩所以

得人二雅者

豈公在為王

卿士時作故

其体制首節

有合乎大小

雅歟然二詩

但列變雅則

與先王雅頌

亦無相亂也

抑戒聖孝也

詩清義卷三

死之勇意

案序無衣刺用兵也不指

某公鄭箋則指康公朱子

初解曰變公接戎狄報君

父之仇故征伐不休而詩

人美之康公合孤之賦修

私怨違小忿故好攻戰取

用兵而詩人刺之是以此

詩為刺也集傳以

平居相謂之詞則似

非刺然引蘇二之言曰秦

本周地其民猶思周之感

時則作東遷以後詩以

然東遷後康公有

幽及成庸之舉未聞有

王與師之事則序之以為

刺或亦然也

三章同旨○同胞同澤同

義總見同服無加重意與

是以相謂秦俗強悍樂乎戰聞故乎居相謂曰恩意

死如此言不結於平時不足共事於一曰我之欲與

子同胞者豈以子之無衣而故與子同胞哉蓋以居

王之土食王之食者皆靖王之難其或中外有警以

王命與將修我戈不與子同仇於鋒鏑之間而

死以言焉馬意一袍為是故曰豈曰無衣云乎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近於坊澤故謂之澤三子與

師修我戎與子偕作期於克敵有鼓舞意

講義不世同胞已也雖衷衣之澤亦必與子同之非

修我戎與子偕作而共為浴變之○豈曰無衣與

圖焉惟與子同作所以與子同澤也

子同裳下服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亦必與子同之非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亦必與子同之非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亦必與子同之非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亦必與子同之非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亦必與子同之非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亦必與子同之非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已也雖下衣之裳亦必與子同之非

卷之三 秦風

三五



近而威儀言

語述而謨令

政刑細而窮

具洒掃大而

車馬戎兵顯

而賓友臣庶

微而宿室屋

漏漂凜若師

保在前既羣

如如敬義之

功至矣汗及

殿

童以角為言

猶易言童牛

賓筵詩言童

段也何措

相識戮力同心之意借位

者我奮子不得獨怯有鼓

舞意借行者我先子不得

獨後有直前意

請陽全旨

方山云上是送之有所在

而所以所乘贈之下是送之

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

送為主贈乃送中車

車乘黃諸侯之所乘者

瑰玉佩諸侯之所服者

氏歸晉將為諸侯故以贈

首二章同旨○上言

#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渭水名陽是咸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也○路車乘黃侯之車也舅氏秦康公之舅晉公子

也○黃馴馬也信重耳也出亡在外穆公名

而納之康公為太子也秦康公送其舅公子重耳

送之渭陽而作此詩謹而作也曰人情之感莫中

於別離而况甥舅之愛乎誠以我舅氏也在外十九

年而歸復國嗣晉之宗盟有托而秦之後會

無期則言送之至於渭陽之地而相餞以告別焉

然行送以贈也將何以贈之乎蓋我舅之往將以

其乘路之車四馬皆黃以為贈焉度有以光其返國

之行焉而甥舅○我送舅氏悠悠我思長也何以贈

之瓊瑰玉佩也○瓊瑰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

母之不講然我舅也兄弟九人彼獨得以嗣位願廢

見也講者猶得以復興而死者不可以復見我送

舅氏悠悠我思是切如有之感焉然行必以贈德也

將何以贈之乎蓋我舅之歸將以居諸侯之位期瓊

之瓊瑰玉佩也○瓊瑰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

母之不講然我舅也兄弟九人彼獨得以嗣位願廢

見也講者猶得以復興而死者不可以復見我送

舅氏悠悠我思是切如有之感焉然行必以贈德也

將何以贈之乎蓋我舅之歸將以居諸侯之位期瓊

之瓊瑰玉佩也○瓊瑰序以為時康公之母穆姬

母之不講然我舅也兄弟九人彼獨得以嗣位願廢

見也講者猶得以復興而死者不可以復見我送

舅氏悠悠我思是切如有之感焉然行必以贈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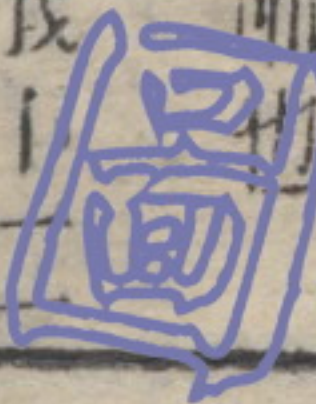




禮召伯世掌之觀下章徹土田仍命召伯遷私人伯命傅御非喪也召伯為申伯定室自城及寢廟而郊宮室不及焉考古匠人市朝之地準以一夫堂室之制合乎九井宮建實其溝洫相表裏公劉為陶館先以徹田古公立室家首以

御

百二章同旨○各上何言始之盛下言終之薄也人君待賢之禮崇之以安居養之以大烹言身居則食在其中口無餘猶可飽也口不飽則益甚矣詩意重在行道禮衰則道不能行非沾沾為食上論也  
宛丘全旨  
一章刺其湯而無儀  
案序宛丘刺幽公也毛長解之曰子指大夫經所傳乃大夫之事由君化然故舉大夫之事以刺之鄭康成則曰子者指幽公也是經序相符也孔穎達由其說曰經之所陳皆幽公之事不宜以為大夫隱四年公子肅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則諸侯之臣亦曰君曰子故易傳



無所不周禮意可謂盛矣今也禮意浸衰非為四簋不可得且至於每食而不飽也今若此吁嗟乎後不能以繼其始而權與之不承矣樂禮忘道寧可以久哉此首者所以決於去也

權輿二章五句

秦國上篇

陳國名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乎無名山大川



而外方東不及益諸周武王時帝舜之胃有虞陶王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胡公大姬婦人尊貴好樂至現歌舞之

子湯兮也湯湯也宛丘之上兮四方高中央洵

有情兮洵信也情是而無望兮所瞻望也望人

人常遊湯於宛丘之上故敘其事以刺之言詩刺雖信行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宣猷胥此意

也篇中一日

徹土田再曰

徹土田再曰

田其即宅爾

宅賦象朱氏

解頤

六月言宜王

北伐尹吉甫

為將禮車將

皆命卿也崧

高美申伯云

維周之翰蓋

人為王官出

為諸侯也丑

頤達

申伯姜姓是

四岳後先世

子序卷三

也朱子曰子指遊蕩之人

也辨小序曰陳國小無事

寔幽公但以忠謫故得遊

湯無度之詩未敢信也併

經可謂盛矣然曰望人

瞻望也則仍似屬有位者

言也若問巷細民鼓舞於

宛兵何後極重而國人作

詩以刺之又致其怨是

詩以冠陳風之首也後

世戒耶蓋上行則下效序

與傳箋惟其原則有所指

朱子以為無其據則上注

言然其相因之理也又

集傳云太姬好樂生觀歌

舞之事其民化之其說始

於漢儒此則又推陳風積

漸之由非二宛丘之詩也

首章旨口上三句輕重在

遊蕩者也曰民下不可溺者情不可喻者禮也今予

以必溺為可樂溷蕩於宛丘之上焉惟一歌一舞皆

逸興所寄也信有所思而可樂矣但縱情者必過節

其不知於容貌者威儀喪失畧無可瞻望焉又何貴於

情思之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宛丘之下

無冬

無夏

其警

其警

其警

其警

其警

其警

卷之三

陳風

二十七



已為諸侯王

使繼其事而

邑于謝式是

南邦此加地

進律之賞也

彭勃中

黍苗但述召

伯宮謝之功

崧高則尹吉

甫送申伯歸

美申伯多泚

王命故雍有

大小不同也

胡一杜

不剛不柔長

發所以頌成

湯不茹不吐

烝民所以美

仰也

二二章同旨○擊鼓值羽

正蕩之為樂處蓋樂有聲

必有容舞之入則鼓亦以

矣無冬無首其視春秋

樂冬夏詩書者何如耶

東門之枌全片

一章言其歌舞之盛

言其往會之期

相贈之厚摠是述其事以

相樂也

三章同旨○東門人所出

入宛丘人所往來

丘之側枌栩人所趨聚國

人交會處也子仲陳大夫

也谷且是晴明無風雨之

時南方亦相約聚會處也

即南方之原處也東門南

方歌舞已非一日于差于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枌白榆也先生葉宛丘之枌枌木名枌枌

子仲之子仲陳大夫之女娵娵其下貌其下即枌枌

之也此男女聚會歌舞而畫此男女聚會歌舞以相

言賦其事以相樂也○言樂也曰人生行樂耳詎

有地也美於斯矣子仲氏之子相與娵娵於其

不樂哉○穀且于差南之謂如今言良辰美景差

也南方之原山下不續其麻績麻婦人之事不績麻

也○市即南言方之原於是華其美以

往會也言約會於南方之原良辰與美景俱而所

以暢吾逸豫之懷者恒於斯矣於是遂乘所事不績

枌枌

娵娵

畫

詎

於

今

今

今

今

今

今



山雨以過剛

即上九之元

過柔即六極

之弱也然抑

戒祇云無不

柔嘉容高祇

云柔惠且直

何也武公之

敬用伯之直

柔中仍有剛

也未善

武公年既髦

而使人呼小

子志不滿假

也吉甫詩人

雅而贈友曰

其風辭不迫

切也秦籟廣

至矣

衡門全旨

昆湖云此詩隱者所自作

勿如若有樂為贊美之辭首

音雖是自樂下二章雖上

無求然上章亦有無求意

下章亦有自樂意劉氏曰

能隱者必能自樂者

必能無求也非

案序之說詩於十五國風

其音多矣曰美曰刺曰勸

曰怨曰思曰閔曰傷曰疾

曰怨曰責曰止曰其

者因事以偽文而曰誘者

獨見於陳風之衡門一篇

蓋德公愿而無立志故

身詩以誘掖之也其有忠

愛之意歟天既以為誘則

三章俱作比看朱子改以

為隱者自樂而無求者之

詞則三章俱作賦看於義

女同視爾如鼓鼓比芋也又名剛台戈屋叔賦也○

行也視爾如鼓鼓比芋也又名剛台戈屋叔賦也○

握是手授受也女贈男曰言又以其善日而往於是

以依椒椒之物也言其象行而男女相與道其

慕悅之謂也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芣苢之搢然既會

幸於是道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言之後不

能無所贈也是故善擇善日而往遂以其象而行實

心與樂事并而所以緜吾繼倦之情答相于斯焉且

再馮之際視爾顏色之美有如此芣苢之革然尚哉遇

也其樂何如哉夫男女聚會而

聚相樂如此可見俗之不美矣

### 東門之松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松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松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松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松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松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松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松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松三章章四句

衡門之松三章章四句



王亥在說

然民詩績祖

考保王躬以

孝于親者思

于君山納王

命賦政于外

以忠于君者

惠于民彭非

忠

仲虺稱成湯

不言無過言

改過焚侯佐

周宣不日無

閉日補闕皆

于頌揚中禹

規成意也亦

敬

似較直捷矣然古說亦可通節存其意仲後之窮經者有以博考焉

首章旨曰衡門二句以所居而樂言泌水二句以所玩而樂言看可以二字不專定衡門泌水以為樂亦不脫離衡門泌水

啜知胸中自有一

處所以隨所寓而自得其樂

二三章同旨○此言其於外物無一毫之繫

色人之大欲於食色

其餘可知矣不食非分之欲則素位自安矣豈必二字有有則弗辭無則弗求之意

不必寔指娶食二者

東門之池全旨

此詩愛慕之心反覆道之即所適之地可以治乎物

在是則樂在是自恢恢乎其有餘地矣不可以棲遲而遊息乎泌彼泉水雖不可飽也然自我視之見于此則樂乎此自洋洋乎其有真趣矣不亦可以玩

樂而忘飢者之自樂如此又安有求於人哉

豈其取妻必齊之妻也

美哉彼河之魴齊之妻乃世之所貴而必得者也

得則已豈其食魚必得則已豈其食魚必

得則已豈其食魚必得則已豈其食魚必

得則已豈其食魚必得則已豈其食魚必

得則已豈其食魚必得則已豈其食魚必

得則已豈其食魚必得則已豈其食魚必

得則已豈其食魚必得則已豈其食魚必

得則已豈其食魚必得則已豈其食魚必

得則已豈其食魚必得則已豈其食魚必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東門是公共之地可以滙麻者必先以水



視儀之儀侯

之行王使顯

父儀之禮亦

有差等也謝

枋得

晉侯居翼謂

之翼侯晉人

納諸鄂謂之

鄂侯鄭叔段

居京謂之京

城太叔及出

奔其謂之其

叔皆邠王之

類解頤新語

頤人詩齊侯

之子刑侯之

姨韓奕詩沿

王之甥蹶父

御

與所遇之人可以遂乎心

案東門之池古序以為刺

時行其說者以為疾時之

子然而思得負女以配君

子也朱子改為男女聚會

之詞而以埋詩例之然

其詞氣卻無褻狎詭浪之

意漢儒之說始以莊欵

東門之揚全圖

二章只是虛疑之意反覆

道之本即所見以為物狀

玩本章似言物有所遂其

生人不得如其約蓋反與

也當以負約意為主

御案集傳此篇改序說為男

女聚會而負約不至之時

然考朱子初解曰東門之

漬彼美淑姬美顏色之美可與晤歌興也○晤言此

之彼美淑姬淑性情之善可與晤歌興也○晤言此

男女期會相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焉此亦男女會

而有負約不至所見之物以起興也○晤言此

人之期會而不可必得了今始有深幸矣彼東門之

池水所流也則可以漚麻治其荏苒之性以為漬治

之資矣况彼美色之姬吾得會之於此豈不

可與之乎○東門之池可以漚管管葉似

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

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

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

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

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

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

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

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

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漚管葉似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之子叙其內  
外親族以見  
其人之貴也  
曹杯中

躡父为王卿  
士人臣不得  
外交靡國不  
到是为王使  
也昏礼男先  
求女而躡父  
為女擇夫既  
擇然後遺媒  
也孔穎達

韓奕詩寫國  
富樂祇陳禽  
獸魚鼈而不  
及金玉鋪張  
處皆見性情

御

首章言其積惡不悔絕之  
也二章言其悔過無極激  
教之也此見詩人愛人無  
已意

御案朱子初解曰此詩刺位  
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位置  
民師傳以至於此也又解  
未章曰大也不以爲有歌  
其惡以誅之名矣訊之而  
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  
予則豈有及哉亦追咎之  
詞也與諸儒舊說無及  
著集傳與陳國君臣事無  
可紀獨陳佗以亂賊被討  
見其於春秋序遂以此詩  
與之不知其信然否也蓋  
亦未決之詞但序曰刺位  
傳之國史陳有佗與衛有  
州吁鄭有叔段等采風者  
皆不得無詩况陳事既無  
他籍可考而此詩業有古

東門之楊東門指相期之地  
其葉牂牁盛貌昏以

為期昏黃昏即星煌煌明貌也  
明星啟明星煌煌大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之約不可相負彼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牂牁

東門之楊三章齊句

東門有棘墓門墓道之門凶辟之  
斧以斯之斯折夫

也不良天指所刺之人國人知之知而不已不改也







疆土所以復

士田之舊也

崧高曰式是

南邦烝民曰

城彼東方韓

奕口奄受批

國所以復封

建之舊也追

于疆于理至

于南溟則瀕

海之地無不

設都曲井矣

人知中興之

烈在此而不

知基之者實

雲漢兢兢之

心也朱氏解

防有鵲巢全旨

此詩憂慮之意反覆道之

以彼所宜有之物與此所

不當有之事也

案防有鵲巢序曰憂謔賦

也鄭康成曰所美謂宜公

也程子曰予美心所賢者

一言下之誑君以

言好之誑善以定

詩者憂慮之意朱子曰予

美指所與私者而定此詩

為男女有私或問之

詞然不指其所謂

為男乎為女乎夫

託與甚遠簡兮之彼美為

盛王葛生之子美為君子

詞可作男女夫婦讀意可

幕前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防隄防也人所築以捍水者

有旨甚高

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防也古詩防之上木而鵲巢於木上



禹貢徐州淮

夷蠙珠則淮

夷在徐州也

春秋時淮夷

病杞齊桓公

東魯子淮以

謀之在傳謂

之東畧是淮

夷在東國也

然淮在江北

夷在淮上淮

之南北皆有

夷故魯伐

淮北之夷召

穆平淮南之

夷孔穎達

証敷文德者

詩經卷三

月出全旨

此詩亦因所見以起興有  
悅之至思之切憂之深意  
總是思念之情反覆道之  
也



### 防有鷓鴣三章章四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佼人美人也僚人美人也僚好貌舒勑糾兮舒解

勞心慍兮  
勞心憂也慍與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

勞心慍兮  
勞心憂也慍與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

勞心慍兮  
勞心憂也慍與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

勞心慍兮  
勞心憂也慍與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

勞心慍兮  
勞心憂也慍與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

勞心慍兮  
勞心憂也慍與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

勞心慍兮  
勞心憂也慍與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

勞心慍兮  
勞心憂也慍與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

勞心慍兮  
勞心憂也慍與也○此亦男女相悅而相

陳風

三



是也矢其文  
德者王宣平  
淮夷是也  
令虎為將師  
宣王不于京  
師命之而于  
江漢之滯者  
蓋別有巡省  
或親送至彼  
也規次章云  
經營四方告  
成于王常武  
詩云王御保  
作又曰天子  
之功則淮南  
夷是召虎平  
之淮北夷乃  
宣王自將以

株林全旨  
此詩本言從夏姬也  
明言所從之人而特言其  
子二章本言從夏姬之類  
也乃不明言其人而指  
其地此詩之微婉也  
要會得此意

興也○慘當作燥  
不舒而憂愁也  
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天結之情使中心  
之糾緊者得以自解也哉是以勞心為之慘然而悲  
傷也夫思  
此亦惟  
不正者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胡為乎株林  
胡為乎是怪問之  
從夏南  
夏南微舒之邑故其民相與

株林也  
言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

株林也  
言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

株林也  
言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

株林也  
言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

株林也  
言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

株林也  
言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

株林也  
言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

朝食于株野  
非夜聚也  
信往說於株野之中



伐之也孔穎

達王命虎曰式

辟四方虎告

王曰經營四

方是既克淮

夷更討不服

也故三章曰

至于南海六

章曰治此四

國孔穎達

宣王時北有

獫狁南有荆

楚東有淮夷

徐戎初命吉

甫定北方繼

命方叔伐蠻

荆後命召父

寺詩卷三

澤陂全旨  
此詩以物與地相稱事與  
願相違二有字相與在思  
無字相反應為與重在意  
念之情上

焉又不特一時已也但見乘我乘駟方晨而出以朝  
食於株朝斯又斯何若是之無節也哉夫夏姬不可  
見而但指其子從夏姬不可道而但指其  
地斯固忠厚之道而其實亦不容掩矣

標二章置四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  
是謂何美一人之係子心也

借月不見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  
兩滂沱而如之何哉寤寐之此女思男之詩也曰彼澤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言之陂則有蒲與荷矣可慕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是謂何美一人之係子心也

借月不見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  
兩滂沱而如之何哉寤寐之此女思男之詩也曰彼澤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言之陂則有蒲與荷矣可慕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是謂何美一人之係子心也

借月不見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  
兩滂沱而如之何哉寤寐之此女思男之詩也曰彼澤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言之陂則有蒲與荷矣可慕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是謂何美一人之係子心也

借月不見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  
兩滂沱而如之何哉寤寐之此女思男之詩也曰彼澤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言之陂則有蒲與荷矣可慕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是謂何美一人之係子心也

借月不見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  
兩滂沱而如之何哉寤寐之此女思男之詩也曰彼澤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言之陂則有蒲與荷矣可慕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是謂何美一人之係子心也

借月不見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  
兩滂沱而如之何哉寤寐之此女思男之詩也曰彼澤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言之陂則有蒲與荷矣可慕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是謂何美一人之係子心也

借月不見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  
兩滂沱而如之何哉寤寐之此女思男之詩也曰彼澤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言之陂則有蒲與荷矣可慕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是謂何美一人之係子心也

借月不見  
此詩之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  
兩滂沱而如之何哉寤寐之此女思男之詩也曰彼澤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言之陂則有蒲與荷矣可慕  
無為涕泗漉漉而已矣是謂何美一人之係子心也







戎祖考命召  
虎曰召公是  
似命皇父日  
南仲太祖盖  
欲其家也李  
棟

常武首章言  
王命卿士復  
言大師皇父  
是以三公兼  
卿士官也言  
整我六師是  
使為主將也  
次章言王謂  
尹氏命程伯  
休父是使內  
史命司馬副  
之也大司馬

卷三

成合及紂曾世系則曰周  
哀為鄭桓公所滅而遷國

焉文與鄭譜異考國語桓  
公為司徒問於史伯曰東

伯之對乃東寄寄地猶  
部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昭注曰賢存中云寄地猶  
寄止也事在幽王在至

十一年而桓公在王之王  
難是桓公時時有城桓

謀耳周室既東武公繼桓  
公為乎王司徒遂見於桓

之地而遷國焉桓公是滅  
於武公時矣桓公與桓

說雖本韓非要當以國語  
為信至於蘇子申論國語

詩

也今服之豈不爾思念惻惻賦也○惻惻生舊說  
以視私服豈不爾思念惻惻思之深也宣色君

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遣此憂君不能自強  
非自強也治政詩人憂之於政治日人君以政

治為憂而逸樂宜深戒也何君之不然耶彼羔裘  
著諸侯而朝之服則服以造造矣之孤裘者諸侯朝

天子之服則服之以視朝矣修飾莫覓付政事於度  
知不能且強有以也我懷國家之憂豈不爾思哉

憂思之其其勞心益切美裘躬躬猶猶在  
憂思之其其勞心益切美裘躬躬猶猶在

天也不爾思我心憂傷傷也○憂美裘諸侯  
服之以也翔矣孤裘朝天子之服則服之於公堂矣

玩一服之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深而  
我心且憂傷矣爾何美裘如膏膏高所日出有曜

則有光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悼傷也○言如膏濡然  
而潤澤矣日昭之則有曜燦然而光明矣玩一服之  
微忘一國之政我豈不爾思哉思之之深而中心為  
之痛悼也爾何為而弗思之耶夫以增  
之小國而無政事若此則危亡之近矣

卷三







唯指故命將

時定計于率

彼省此徐夷

勢不得越淮

南而下其來

同也宜哉此

王狃所以允

塞也徐與喬

子月之交云

擇三有事雨

無正詩云三

事大夫毛傳

皆言三卿惟

常武云三事

就緒鄭箋謂

三農之事蓋

以告徐土之

民也孔穎達

詩精義卷三

堂之慮在言外矣

素冠全吉

此詩總見是朝見終喪之人

而致其情如此但首章極

言其勞下二章兼言愛慕

稍不同耳今人皆不能行

三年之喪意須先提起庶

幸也乃望幸之幸非既見

而喜幸之詞



盟有萋楚全吉

三章一意首章嘆無

知有知則有憂次章未章

嘆草末無室無家見已有

室有家則有累蓋時王室

凌夷故小國困蔽而人不

樂其生如此

三章同意○人為萬物之

靈有生之樂就無之如反

樂乎物者正以有知則有

願而愛慕之

不能已者矣

○庶見素鞶

鞶鞞膝也

以爲是爲之甚

從裳色素衣素

裳則素鞶矣

我心猶結兮

不可解也

聊與子如一

賦也

了如也

素鞶矣

安得幸而身此

力之縞結矣

若幸得見之

斯人乃守仙之

君子我則

聊與子如一

庶見素鞶

鞶鞞膝也

以爲是爲之甚

從裳色素衣素

裳則素鞶矣

我心猶結兮

不可解也

聊與子如一

賦也

了如也

素鞶矣

鞶鞞膝也

以爲是爲之甚

從裳色素衣素

裳則素鞶矣

我心猶結兮

不可解也

聊與子如一

賦也

了如也

素鞶矣

○

天雨素冠三章三句

盟有萋楚

長楚鈍戈

猗猗其枝

猗猗其柔

天之沃沃

好貌沃沃

樂子之無知

指其楚

政煩賦重人下

○

知而無也

人反不知物彼下

阻之地有萋楚焉

其枝則猗猗而柔

順自少好而光

者多矣子獨不然

無知故也無知則

苛政之猛不驚

暴歎之虐不懼故

得以發榮滋長如

子之無知矣使吾

亦無知則安有如

是之憂哉

○

○



有菁莪之吉  
沐而後有威  
僕之官人養  
資斯能用資  
也有六月之  
征伐而後有  
常武之常德  
脩武斯能復  
武也黃懷  
繫霜言滅周  
者衰如瞻印  
言傾城者衰  
如一婦人耳  
何禍之烈若  
是古者室家  
之盡得其人  
謂女士不得  
其人即謂女

御

公私之累有家室則有賦  
役之憂也人生於亂世而  
有知有家室直難乎其生  
耳

匪風全旨

首二章分上是切傷周之  
意傷其衰微也下是欲厚  
踐國之人望其興復也意  
相承非兩乎也  
案朱子辨序說云周道但  
為造周之路此解其字義  
也至詩之本意是思文武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華與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也

○無家言權阻有萋楚其華則猗猗而盛矣且天之  
無累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華與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也  
○無家言權阻有萋楚其華則猗猗而盛矣且天之  
無累也

其實實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猶無家也

長於其室猶盛矣且天之沃沃有以遂其生矣所  
以然者無室故也無室則苛政橫征不能及故相  
長於其室猶盛矣且天之沃沃有以遂其生矣所  
以然者無室故也無室則苛政橫征不能及故相

也彼吾亦無室則何皆是皆哉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發興匪車傷兮傷疾驅軒輕顧瞻周道迴

適周之路也中心怛兮怛傷也言嘆而作此詩言當  
時風發而車傷則中心怛然今非風發也非車傷也  
特顧瞻周道而思王室之陵遲故心中為之怛然耳  
請周室衰微賢人憂傷之也日天下之治亂係王室  
信之盛衰今茲有慨於周焉當時風發則有天怒之

信之盛衰今茲有慨於周焉當時風發則有天怒之

信之盛衰今茲有慨於周焉當時風發則有天怒之







數語著周礼

之隆于瞻仰

諸篇著周宗

之張称招婦

者婦道去成

聰明寔為屬

階也兼及婦

寺者宦官嬖

妾相向為好

有国者不可

不慎也秦朱

氏解頓

瞻仰望其改

遇而乍委皇

祖召其望其

政圖而擢用

善人欲掩乱

而反之正也

不知有王也

### 匪風三章章四句

#### 論四篇

曹之十四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



#### 蟋蟀全旨

此詩三章一意各上二句

喻人無遠慮之患下是致

憂悔之意也

三章同旨○以蟋蟀之羽

甚鮮明比人之玩在細娛

二句下要補出不能以久

存比人之忘遠慮也如此

則禍患必來矣遂接下心

憂何於我歸處謂此蔽鋼

已深非且夕可喻必須從

容開導不至終迷也串說



曹之十四曹國名其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

蟋蟀渠畧也似蛤蜊身狹衣裳楚楚楚楚

於我歸處此也○歸

及禍患也於我歸處此也○歸

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

忘遠慮者故以蟋蟀為比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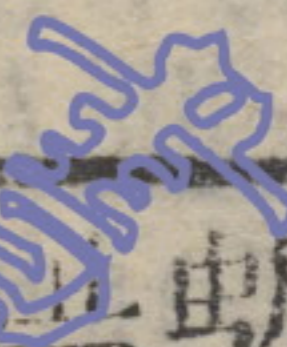
言忘遠慮者故以蟋蟀為比而

言忘遠慮者故以蟋蟀為比而



李慎

周召二公股肱王室而江漢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晏日有如召公日關國百里言召不及周何也以公勳勞祗則有加以公懿親善則從讓也  
周南係周公召南係召公明化之盛必有待于二公也  
夙之終係



深以為憂欲其於我歸處誠以細娛不可玩遂  
慮不可忘庶幾有備無患不然亦淪胥以矣  
○呼

呼之從采衣服飾貌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息

也謂固如是其可愛也然而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定  
可悲也然則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者禍必隨之固

無以異此也是以心之憂矣欲其於我歸息庶乎朝  
夕無恙也  
○呼

連其病也否則其能免於危亡哉  
○呼

孔疏云此強上裏化生掘地而出形容僻闕也闕  
既憚之意及讀管子掘闕得下乃知闕與悅通  
麻

衣如雪  
雪之潔自是為麻衣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也

說舍畫  
又觀呼蠲之掘闕則麻衣之如雪白  
○呼

外存定可也然則人之玩細娛而忘遠慮者害必  
及之亦無以異此也是以心之憂矣欲其與我歸說

庶乎出入與遊得盡乎做教之道而不至自貽其殃  
否則其能免於禍患呼詩人之望斯人蓋深且切哉

呼蠲三章章四句



以翽雅之終  
係以召旻明  
化之哀必有  
思于二公也  
朱謀璋

侯人全旨

前三章言小人不稱其位  
便見得遠君子意故末章  
承言小人得志而君子失  
位也總是入君用舍之失  
宜

首章直曰以侯人備戈被  
之宜與小人服亦不  
宜此反與也彼其  
而稱之要知其德業何在  
也三百言其多亦謂服之  
尊註何哉二字但言其君  
寵用之誤以至此且  
出不稱意

家毛傳主賦蓋言賢者之  
官不遇侯人而不賢者偏  
亦謂乃三百人所謂遠君  
子而近小人也朱了主與  
蓋言侯人而何戈與祿固  
宜彼其之子而三百亦謂  
何哉是專指近小人而言  
也至末章季女斯飢始見

彼侯人兮送賓客之官何戈與祿何是揭彼其之子

之子指三百亦謂也○苦冕服之鞞也一命緼芾

小人○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

大夫以正君○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言

子而三百謂此刺其君用小人也曰名器不可濫與

亦謂何哉言服命必貴有道何今日之不然彼侯人

以送賓客為事則何戈與祿宜矣况大夫以正君

善而德不足以弘化其不可以居此位耶矣乃

是謂之枯木之位而服亦芾之服者凡三百其人焉

謂之○維鵲在梁所謂淘河也○不濡其翼是温

向哉○維鵲在梁所謂淘河也○不濡其翼是温

也○維鵲在梁所謂淘河也○不濡其翼是温

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與也○服謂彼鵲水鳥也

言鵲在水而濡

宜服大夫之服也若彼其之子乃庸流也今乃大

之位而服大夫之服則亦不稱其服矣君何為而服之哉○維鵲在梁不濡其味

味祿也○維鵲在梁不濡其味

也○維鵲在梁不濡其味



詩經精義卷

之二

周頌

雅不言周頌

言周者以別

商魯也宋王

者之後魯聖

人之後天子

巡狩不陳其

詩所以祀之

也故春秋大

國有風宋魯

獨去風而有

宋孔子殷人

也亦周民也

錄商頌不忘

始祖之心以

存宋也錄魯

詩詩義卷二

遠君子之意在毛傳朱傳

其解詩之文義相同而首

章有賦興之各別然賦則

直陳興則婉喻耳故作詩

者之旨皆無害也

三三章同旨○變而滋潤

而得食今處梁而不濡則

過分與小人宜其下

賤今居尊而服美不稱

不遂其構不稱其寵也

四章旨○齊詩見其非美

材南山見其居高位朝路

見其氣勢熏灼燕喜見

其德容之之美季女見其

守節之貞斯凱見其貧賤

之困斯字妙言其所以飢

者出於親信小人而遠斥

君子之故也君子之窮困

由君之厭棄之也

鳴鳩全首

恩寵講彼鵲水鳥也鵲在水則濡其味維鵲在梁則

也講不濡其味矣然則有大夫之德者宜承人君

之寵也若波其之子乃比品也今乃居大夫之位而

矣亦其德則亦不爾其寵矣君何為而寵之哉

會南 會南是草木盛南山朝陽在曹州路陰

縣東朝陽雲 婉兮變兮 婉少貌 季女斯且 季

女受言 言言朝陽言小人衆多而氣饒盛也季女婉

兮言言自保不安從人而反飢因言賢者守道而

反言言夫親小人如此則小人之勢盛君子安得而

賤也言言不墮哉吾觀夫南山其草木蒼蒼蔚兮有以

見其盛多而朝陽之間有雲氣以升騰於上焉然則

小人以三百之衆服赤芾之服其氣饒之盛何以異

於是哉夫觀彼季女之婉兮變兮守不字之貞若可

以得志矣而飢困反所不免焉然則君子以守道之

正而反貧我受困者何以異於是哉夫名器之監用

舍顛置如此則國之敗由官邪也曹其何以爲國哉

侯人四章章四句

鳴鳩在桑 陽鳩結鞠之鳥亦名 其子七兮 鳴鳩刺子

戴勝今之布穀也 朝從上下

曹風

三十七



頌以明先王之制以存周也  
泰徐典喬鄭康成蘇轍孔穎達說周頌于際郊社祖廟山川之樂無不畢具惟五祀之祭頌無其歌者頌乃歌咏盛德而五祀為制度常事也  
孔穎達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遊尚潔

其心之一也  
車心上但心一無自見故以儀言之  
二章即服之一端  
驗其儀之一三章承上儀一而美其足  
以化人末章又承正四國而言其獲壽之久皆驗其儀之一也  
總之皆如結之心為之矣  
案陽鳩篇序以為  
子以為美詩何相  
蓋序主論世以曹之在位無足以當之故以為刺也  
宋子以詩中未全刺曹之世次無考故以為也  
今合從朱傳為長  
首章旨以鳴鳩之飼子如一與君子之用心如結儀所該者眾凡容貌辭氣服飾皆是一言動有成規止有定則燕居朝廟處獨眾而不亂其常微顯久暫合始終而不違其度此等

暮從下上其子淑人君子淑人便其儀  
分儀威儀雖眾平均如一  
淑人君子是君子其儀分  
之所形言儀一是動其儀分心如結分  
與也○知有成規止有定則  
其儀分心如結分  
結如物之固結而  
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故言鳴鳩也  
散也  
深則其子七矣淑人君子則其儀一矣  
儀一則心如結矣  
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謂  
以由其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詩人美君子之意謂大哉君子之心乎彼其形之威儀之關而持以化人而格天者恒必由之也  
若我君子之流用心不有可美者乎  
彼鳴鳩在桑其子七兮  
雖不一而則至一矣  
况我淑人君子必其見之於儀首抑而細密秋秋而有常蓋有合隱顯質始終而如一  
然儀之所在正君子用心之所在也  
儀之一如此焉是其用心也  
收斂操持常足以為一身操攝之主始有如物之固結而不可解者矣  
儀之一其子每常異  
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緜素緜大帶也  
大帶用其帶伊緜其弁伊騏者弁之色亦如此也  
書云四人齔



故文王之廟

曰清廟

文王在宮廟

曰肅雝顯相

在清廟亦曰

肅雝所謂秉

文之德也范

氏義

躋京定都據

上游以制六

合其慮天下

也遠洛邑定

鼎宅中土以

涖四海其示

天下也公周

世禘

洛詩言絜祭

文武而清廟

便是儀之一也即君子用

心之所在也用心即心之

運用處言如結者無二無

雜疑聚而不渙散雖嚴

密收欵而不懈弛如物

結之意儀即是心儀見即

心見不必更推入法

三章旨○以下勸

鳴鳩之子飛性無

鳩待之如一馴君了之持

身應世無常而章於度則

一淑人君子道承心

結說來帶弁以指儀

端言之帶一定取之結言

無他飾帶有常度矣弁一

定取之鬣言無他色弁有

常度矣上言儀一即心結

故此言儀而心即在其中

弁金也言鳴鳩在桑則其子在梅矣淑人君子則其

作基言帶伊絲矣其帶伊絲則其弁伊絲矣言有常

度不差則此心結而儀即服飾之微亦有足徵

也○彼鳴鳩在桑而其子在梅子無定在而

則不○况我淑人君子心一則儀一吾見帶之

重於身者其制則伊絲矣弁之戴於首者其色則如

頌矣夫服之有常度如此亦儀一之○鳴鳩在桑其

子無不○君子其儀不忒其儀即首章儀一其儀

不忒正其四國○四國指曹四境○故儀不忒儀不忒則

足以正其四國○君子之心結而儀一豈徒獨善其身已

四國矣○哉彼鳴鳩在桑其子在棘子固靡常而母

則有常矣况此淑人君子有常度而其心一則可觀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

正是四國乎○○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

國人儀不忒故能正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願

其壽考○夫君子儀一而正四國又豈但及於一時

之辭焉言已哉彼鳴鳩在桑其子在榛子故靡定而

正其四國乎○○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



詩止頌文德者父子竝祭統于尊也刘

夫之命曰於穆文之廟亦曰於穆見文王與天合德也補傳

頌言天命不已文王德純然易以純粹言乾雅以亶

膏不已言文王真天人合一也彙系詩序云維清奏象舜祀記

字正四國主感化說重我足以正彼不重人求取止意正即純其不一之心化其不常之度上講德言其足以如此不必況未然已

然意四國四方之國非一人也四章旨承上正國人而言其獲壽之久亦以爲儀一之驗也正見

註只頂儀不忒來國人即四國人萬年以理言成儀足以定命是久道之

於無窮也蓋正人即天即如結之精神所感召也下泉全占此詩前二章是傷今未章是思古然并截然兩平蓋因傷今而思古也首二三章同占以泉寒下流則不能澤物而苞稂

母則有定矣况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則梅建於上化被於外有以止是國人矣正是國人則君子之身實國人之所永賴君也吾知專靜可以永年威儀足以定命胡不學方年之壽使吾人永有所賴乎美哉君子之心惟下足以

鳴鳩四章章六句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苞草之叢生稂重

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比而開也周王

王在陵夷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甚王在陵

也相見傷此遂與其愾然以慰周京也言夷而小

國困弊故作此詩曰王室者小國賴以爲庇者也吾

於今有慨焉彼泉水以澤物也若彼冽然而寒之下

今王室凌夷而小國困弊不有賴於是乎當此困弊之時而愾然寤嘆也則念彼周京爲諸夏根本而衰弱若此何時覆見周京之盛而使小國有所利賴矣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蕭也愾我寤嘆念彼周京而







典指征伐之  
事明矣孔穎  
達

祭天則归宮

后稷故生民

曰肇祀祀帝

則归功文王

故維清曰肇

禋黃糶

王作記太王

詩而下及文

王以有聖人

為之後也昊

天祀成王詩

而先言二后

以有聖人為

之前也大武

推本文王亦

七月全片

此詩總不外衣食致預一  
意但首章是言其大畧下  
七章乃詳道其竟也細分  
之首章前段言衣後取言  
食是概言衣食之預二章  
本其女工之始三章言其  
蚕績之預而思於奉上四

曹國四篇

豳之十五 豳國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

於豳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密失其官守

而豳之於戎狄之間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

能後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寔乃相土地之宜而

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

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為

周成王攝政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

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豳在邠

州三水縣部在京兆府武功縣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一之日麋裘

二之日栗烈

七月斗建申之月夏之七月也流下也火

九月霜降始寒而蚕績之

一之日謂斗建子一

二之日謂斗建丑二陽之月也

無衣無褐何



此意也朱獭  
天作祀岐山  
之樂歌按易  
升卦四爻曰  
王用亨于岐  
山是周固祀  
岐山豈其不  
樂或武王作  
在柴望大告  
武成之日歟  
計說解頤  
古者冬至郊  
天夏至郊地  
皆歌昊天有  
成命詩頌昊  
天而不及地  
如称父而不  
称母統于尊

章言其狩獵之預而忠於  
奉上五章言其治室之預  
以見其周於御寒自二章  
至此俱是終首章首段為  
衣之預也六章言其飲  
之有節七章言其農圃  
憂勤末章言其祭祀燕享  
之忠愛自六首至此俱是  
終首章後段為御寒之預也  
首章言此總言衣食之  
宜預一篇之大綱也大寒  
在冬而禦寒之備始於秋  
收成在秋而治田之事首  
於春此為預也每章句知  
時以審人事火星屬陽六  
月在正南七月在西南此  
陽消陰長寒至之兆矣  
衣自家長授衣衆人言九  
月授之則老有帛而幼有  
衣合下蚕績意此只言衣  
至一之日二之日便兼罔  
舍下獸獵意此四句言衣

以卒歲正是終歲夏三之日早于耜三之日三陽之月  
也耕田器也子耜  
言往修也  
是而  
耕也  
○田畷田大夫  
勸農之言也  
言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田使替  
朝諷又誦以教之此章首言七月暑退將寒故九月  
無以卒歲也正月則往修田器二月則墾趾而耕少  
耜既首出而在田故老者卒婦子而餉之治田早而  
用力齊以田畷至而喜也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  
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  
終後段意  
○周公以成王未云云意謂我周之有天下  
之意始於邠而邠人之俗王知之乎其計衣食  
也為其強焉以為衣之預言之時維七月斗柄建申  
火星下而西流則暑退而寒將至矣至於九月霜降  
加寒故長者授衣於家衆以為禦寒之圖焉所以然  
者以一陽月之日則感發而風寒矣二陽月之日則  
栗烈而氣寒矣使無可授之衣無可授之褐可以禦  
此風氣之寒而卒此歲乎是用衣雖在乎冬而授衣



也昊天難名  
即文武受命  
以頌天成王  
謂以此成王  
業如下武云  
成王之孚酒  
誥言成王畏  
相是也若云  
祀成王則詩  
当作于康王  
之世後王詩  
安得列天作  
我將之間且  
周家基命由  
二後成王非  
基命之王也  
泰徐與喬禾  
輒說

不可不授之故于耜耒事  
而修其備舉趾及時而竭  
其力此二句治田事也同  
我婦子用力齊也田畯句  
總承上意要推到祿入有  
供士女有谷更見意備  
三章旨口上言預於食此  
詳今歲治蚕之事前二句  
引起欲衣必先春日言在  
春日言之也春日言正  
乘時勤在情事末二句為  
感時傷情因蚕時為桃夭  
婚嫁之際故因及之雖有  
忠愛意亦只帶治田上執  
懿筐遵微行想見其勞求  
博采之勤載陽遲遲照前  
感發栗烈看有當春而念  
及於寒意祁祁是無貴無  
賤皆去采蘩意

則在於秋其為衣之預也何如以為食之預言之方  
三陽月之日則往彼田廬以修其田器四陽月之日  
則即彼南畝以舉趾而耕於斯時也壯者既皆出而  
在田而老者則率其父子以饁彼南畝之耕焉治田  
早而用者則故田畯亦至而喜之也是收成雖  
秋而務農則在於春此其為食之預也何如○七  
月流火九月授衣春官載陽溫和也陽有鳴倉庚  
黃鸝也秋官載籥懿深美也筐遵彼微行遵循也微  
也流芳也春官載采芣苢是盛桑果者遵彼微行小徑也  
采芣苢也春官載采芣苢春官遲遲遲遲日長采芣苢也  
以此喻之也祁祁衆多也女心傷悲猶云惘然也  
公子同歸賦也○公子幽公之子也且再言流火授  
衣之始故本於此遂言春日始和有鳴倉庚之時  
而蠶始生則執深筐以求裨桑然又有生而未營者  
則采蘩者衆而此治蠶之女感時而傷悲蓋是時公  
子猶娶於國中而貴家大族連姻公室者亦無不力  
於蠶桑之務故其許嫁之女預於將及公子同歸而  
遠其父母為悲也其風俗之厚而上下之情交相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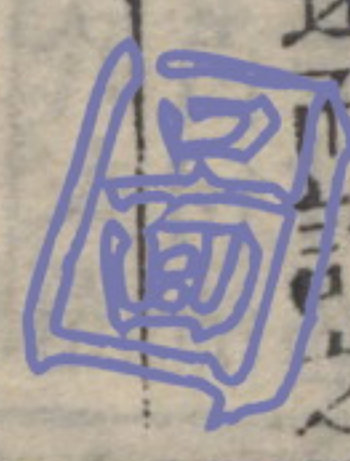






父季秋成物之時故享帝以父酣程子天即帝也郊而曰天尊之也后稷远矣配郊以尊稷也明堂曰帝親之也文王親也配于明堂以親文也尊尊親親周道脩矣陳氏

勤績以補其未脩因鳴鴈而始事則陰生而寒至之慮可知時文皆作夏布看殊失禦寒本旨玄黃朱俱色之正兼蚕績言為公子裳見上下一體之宜○蚕方畢而又思蚕未已而文思績其慮之遠而計之周如此



月暑退將寒而是歲禦冬之備亦庶幾其成矣又當預擬來歲治蚕之用故於八月雀堯既成之際而收畜之將以為曲溥至來歲治蚕之月則來桑以供蚕食而大小畢取見蚕盛而人力至也蚕事既備又於鳴鴈之後而可績之時則績其麻以為布而凡此皆績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為鮮明皆以供上而為公子之裳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蓋至誠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也以上二章專言蚕績之義言豈但為目前計哉當其流火暑退將寒而是歲蚕績之功固已成矣而天威治之具又不可緩也故於八月雀堯既成之際則收蠶之以為曲溥至夫來歲正成治蚕之月則采桑以供食桑之大者可以條取也則取彼斧斯以伐遠楊之枝桑之小者不可以條取也則取其葉而存猗猗之條大小畢取而蚕事亦既備矣迨夫麻以為布之所作而績事文既成矣凡此皆績之所成者從而染之有玄者焉有黃者焉而赤色之朱尤為鮮明然豈敢以自奉哉故獻之於上以為公子之裳蓋不惟禦寒有備而且得○四月秀麥而寔曰表奉上之誠尚何無衣之患哉



惟為禱人之  
后則必為天  
之子也黃文

請侯當怪而  
田震疊仁義

之尺也百神  
當欽而日怪

柔和敬之至  
也蔡被恤

韋昭註云埤  
夏一名樊部

夏一名暹納  
夏一名渠郎

周禮埤夏之  
三也呂叔玉

云肆夏時適  
也樊于抗競

詩精義卷三

時屢憂而知將寒之候不  
可不預備意秀蔓物成之  
初鳴蜩陰氣之盛其獲陰  
疑而物收隕擗陰盛而物  
藏皆只重天時不重物  
于貉二段正以佐蚕績之  
所不及者一之日是正卒  
往三之日則正卒其美卒  
其所以為無已之愛



詩經甫自

秀蔓五月鳴蜩蜩蟬  
八月其獲獲者可獲也  
十月隕擗

隕墜也薄草木也  
一之日于貉謂往取狐狸也  
取彼狐

為公三豎二之日其同  
以狩也載績武功績習而

武功指言私其從縱一  
獻新于公賦也○豨豨言自

純陽而陰四陰以至純陰  
之月則大寒之後將

貉言既為裳為裘而  
其所以為無已之愛

首章前段無裼之意  
謹夫蚕績固以脩衣矣而又狩

陰生則蔓感陰氣而始  
鳴矣自五月以至八月則四陰以凝

則感陰氣而始鳴矣  
自五月以至八月則四陰以凝

月則純陰以翕而草  
葉歸藏草木於是而隕落則大

寒之侯將至矣斯時也  
雖蚕績無所不脩而禦寒猶

於貉之武功所獲有縱  
之小者則私之於已豨豨







七庙此日祭

之詩也祖祢

則日祭曾高

則月祀成于

昭為祖康于

昭為祢木祭

成康而以武

王發端原周

有天下之自

也徐共喬

樂之大者唯

于和故鐘鼓

言嗶嗶小者

难干集故磬

管言將將黃

文煥

堯文思舜文

明禹文命稷

食也

六章旨○此章預於食而

詳老少豐儉

句是豐於養老

自奉鬱奠也皆果菜係菜

於冬而用於春

介句總承五句

二句亦不必管上介扶助

之意調和其氣血培養其

精神也眉壽是祝辭與壽

尊長賓客皆有祝辭以上

雖主老疾說而酒中賓祭

意亦要兼人瓜蒂苴菜老

者未必不食然兼食稻與

肉農夫則但以此為來常

樂

之將至矣治室之功容可緩乎於是室有隙也從而

望之使不得生寒隙有嵐也重而去之使不得生隙

向在則塞之以當乎風發之風可在於南則墮

之以禦寒則寒之氣凡既備矣於是老者語其婦子

曰今當十月歲將改矣天既寒而事亦已可以人此

室處優特以卒歲矣去邪人於禦寒一事既時而蚕

績又時而狩獵又時以治其官室○六月食鬱及棗

則於御寒之備其預也何如哉

七月食葵及菘菘菜名八月剥棗和棗也

十月穫稻稷和以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者頌禘之詞

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壺瓠也食瓜斷壺亦九月叔

麻叔拾也苴

采荼薪芻荼苦菜也食我農夫賦也○

言後段之意而此章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

苴苴茶以爲常食少長

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信周欠而預食之事又豈無

可詳言者乎時維六月鬱奠熟矣則食鬱而及棗七

月葵菘成矣則烹葵而及菘熟於八月之時則剥



思文古文以

文為盛德也

范忍又

郊禘為后稷

之始而日厥

初生民配人

為后稷之終

而日立我烝

民免于死之

謂生免于仆

之謂立生之

立之者后稷

也 先文齋

稷曰明粢穀

之尊者也故

教稼之官獨

名稷斥為大

題合上兩章上是感時治

室以禦寒則老幼異其居

下是隨時取物以為食而

老幼異其養題出穹室至

眉寿上是禦寒而周恤幼

之仁下是脩食而盡養老

之儀題出七月食瓜搭至

下既同上是治禮而儉下

是力農而勤

七音直○此言預於食而

詳收種始終之身勸築場

圃去圃為場承上章意末

禾稼即下八種也○稷二

句備言其納於場一歲

所種先後大小皆舉之矣

嗟我二字農夫自相敬言

之辭既同本早晚不同

之以供道寔稱熟於十月之時則獲之以為春酒凡

此皆物之美者也而豈敢自奉哉則以之供老疾奉

賓祭於以助平眉寿焉其豐於事長者如此至於七

月瓜可食也則食瓜矣八月盡可斷也則斷葷矣九

月則始食也且采夫荼而薪其槁焉凡此皆物之薄

者也而豈敢以供上哉則以之食我農夫以為日食

之常焉其儉於自奉如此是○九月築場圃地物生

一飲食而豐儉有節何如哉

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

十月納禾稼而納禾

之秀實而在野曰稼

禾稷重禾後種先熟曰重

禾麻

禾稷重禾後種先熟曰重

禾麻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

同聚上

詩精義

詩經備上

卷之三

國風

四十一

思文古文以

文為盛德也

范忍又

郊禘為后稷

之始而日厥

初生民配人

為后稷之終

而日立我烝

民免于死之

謂生免于仆

之謂立生之

立之者后稷

也 先文齋

稷曰明粢穀

之尊者也故

教稼之官獨

名稷斥為大

題合上兩章上是感時治

室以禦寒則老幼異其居

下是隨時取物以為食而

老幼異其養題出穹室至

眉寿上是禦寒而周恤幼

之仁下是脩食而盡養老

之儀題出七月食瓜搭至

下既同上是治禮而儉下

是力農而勤

七音直○此言預於食而

詳收種始終之身勸築場

圃去圃為場承上章意末

禾稼即下八種也○稷二

句備言其納於場一歲

所種先後大小皆舉之矣

嗟我二字農夫自相敬言

之辭既同本早晚不同

之以供道寔稱熟於十月之時則獲之以為春酒凡

此皆物之美者也而豈敢自奉哉則以之供老疾奉

賓祭於以助平眉寿焉其豐於事長者如此至於七

月瓜可食也則食瓜矣八月盡可斷也則斷葷矣九

月則始食也且采夫荼而薪其槁焉凡此皆物之薄

者也而豈敢以供上哉則以之食我農夫以為日食

之常焉其儉於自奉如此是○九月築場圃地物生

一飲食而豐儉有節何如哉

之時則耕治以為圃而種菜茹

十月納禾稼而納禾

之秀實而在野曰稼

禾稷重禾後種先熟曰重

禾麻

禾稷重禾後種先熟曰重

禾麻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

同聚上



也故率育之命特言年蔡

十

臣工耕藉之詩也禮三公

五推卿九推

此臣工指公

卿之屬至嗟

保介其義益

顯徐共喬

命他官皆無

詩唯命農官

有詩周以農

事開國故特

重之輔廣

古者農即為

兵故太幸九

式不及軍旅

寺書卷三

可總一心在播谷上不重

也

上說納禾稼下即起稼百

事之意

治官室之事矣故晝往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不

待督責而自相警戒不敢休息如此呂氏點然不惟

曰此言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言欲食適

豐儉之節且農事亟憂勤之意時乎九月東郊之在

圃者既成矣則堅築為場迨乎十月禾稼可穫矣則

白出而納之於場圃之中不惟有黍稷也而且有重

稼焉不惟有不秣也而且有菽麥焉禾稼既納若可

收則自進矣然別入之心方周農事之終又慮農事之

始其自相謂曰嗟我農夫我稼既同在田之事亦

難其其畢矣可以上人却邑而執治于官室之事矣

問其書也取茅夜而絞索亟升其屋而治之可也所

以然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谷而不服於此矣若

及今不治而有不妨於農耶農事甫畢而猶不敢休

息如

一之曰鑿冰沖沖鑿冰謂取水於山也沖沖

此月令藏三之曰納于凌陰納藏也藏水所以避暑也

水是也三之曰納于凌陰納藏也藏水所以避暑也

月風未解凍故四之曰其蚤蚤蚤祭非非菜各

水猶可藏也九月肅霜肅霜氣肅十月



寺書卷三

寺書卷三

寺書卷三

寺書卷三



古者兵寓於農故臣工一詩兼咨保介保介車右衣甲持兵者也泰補侍噫嘻春郊夏雩之詩又為祈穀卜郊詩子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祔宮此詩作于康王之世故噫嘻成王者作龜祔宮而告成王也徐拱喬大田雨我公

祭祀之祭見得祭固有時不亟趨冰役於前何以脩君祭祀於後肅肅萬寶成也滌場相戒速畢場功也見得燕必有節不速畢場功於前何以備君燕享於後朋酒羔羊對看斯享註云鄉飲之禮亦君民相親者也隋公並承說兕觥二句舉酒以祝詩欲其示吾民衣食之主也此章祭祀燕享於為食之內而切奉上之忠與為衣奉上之意同也民禦寒民為君備暑君為民謀食民為君樂飲下以誠愛下下以誠事上王風之皞皞也口題合上兩章上是相儆戒其有怠勤乎農之意下是相儆戒而有忠愛其君之心

鳴鵲全肯

滌場滌場者農事畢而掃場也朋酒斯饗兩尊曰殺羔羊躋彼公室躋升也公室稱彼兕觥光稱舉也兕觥是萬壽無疆賦也○豳風子曰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於公舉酒而釀夫農園飲食所以為日謀者固周矣祝其壽也言而祭祀燕享事之在君者容可緩乎當二陽之日潤陰沍寒冰可取也則相與鑿冰於山而神清不敢後三陽之日風末解陳冰可藏也則相與酌冰於陰而趨事不敢違所以然者蓋以四之日言君將於是早獻羔非以祭司寒之神然後啟冰以勸藏冰者正謂吾君啟冰故耳至於九月氣肅而霜降禾稼成矣十月則相戒以掃滌場地而速畢其功焉所以然者蓋吾民沾君之德而舉酒祝壽乃報稱之萬也故將獻此朋酒殺是羔羊躋彼公堂之稱彼兕觥酌夫春酒以祝君之萬壽無疆焉是我之相戒以滌場者正謂吾君燕享故耳此又邠人倦倦無已之愛而非徒衣裘之甲獻已矣其所以為食之計者又何其預且備哉夫邠人之俗如此皆先公風化之所及也有天下之責者其於為民衣食之圖







也大武詩殷

則曰勝劉則

曰遏義仁並

施也泰朱公

遷柴善說

盛世以豐年

為常故周頌

言豐年屢豐

年衰世以豐

年為異故春

秋書有年大

有年彙泰

大王之祚有

禘有祫周禘

太祖則見於

雖是有瞽之

合乎祖應指

祫祭也備傳

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太

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

叔乃為詩詒王命之曰鳴

騶自史傳而外考之秦以

上諸書並無周公避居東

東而成王有誅周公官屋

之事且其時未營洛邑鄭

何以云東都也孔安國在

西漢武帝時治魯國故班

司馬遷營從安國國故班

固云遷書載金滕諸篇多

古文說鄭康成在東漢末

其說未審所出故唐諸

儒皆不從之朱子詩初

從古注及覆蔡沈書說數

條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

為是於是蔡沈遂謂居東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追天之未陰雨也 徹彼桑土 斂取也桑周麥







舜作樂曰虞

賓在位祖考

來格成王合

樂曰先祖是

听我客戾止

以先代之後

與先祖並言

尊之至也切

枋得

李春猷鮪鮪

千春已先至

也季冬薦魚

魚至冬尤多

肥也孔穎達

王者于先祖

以久道事之

則薦于寢以

神道事之則

綢繆至卒瘞等句翹翹應  
上未有室家風雨應上陰  
雨指武庚搖動王室說曉  
曉之音正喻今日作詩之  
故也

東山全旨

此詩周公代軍士言要做

軍士口氣講益言其完師

而歸在途喜幸

歸未至而切室

是歸已至而憫室家之望

未是歸而遂男女之樂要

見敘其情憫其勞意

首章首○此言歸途而

有完師之慶也我從二句

歸途之勞也我東四句追

思之言蓋此時已在途也

西悲發於曰歸之時蓋王

事未定歸期未卜無暇計

及其私至事定言歸西向

水是歸零雨其蒙蒙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門指  
自是從零雨其蒙蒙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家說  
悲悲不制彼裳衣制裁也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士事也行  
得西歸制彼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士事也行  
著銜之也結句者蜀蝻蝻動貌  
項中以也蝻蝻者蜀蝻蝻動貌  
桑野桑敦彼獨宿獨字對室家看亦在車下賦也一  
木之野享敦彼獨宿獨字對室家看亦在車下賦也一  
也兩在字相照而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  
有華其生全意言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  
且流雨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  
而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因追  
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向而悲於是制其平  
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矣及  
其在途則又觀物起興而自嘆白彼蝻蝻者蝻則謂  
在彼桑野矣此數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申下矣言  
公東征而而言曰天下固有不容逃之義而夫人  
亦有不吝之之情我昔以三監啟蒙而徂東山也插  
惓然三年而不歸在外亦已久矣命以罪人既得而  
來之自東也又有零雨之濛歸途亦其勞矣且我自  
東上言歸之時而心已動其西向之悲於是制彼平  
居無事之常嚴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

長途萬里之難至自不覺  
內顧如父母妻子之係懷  
及其私至事定言歸西向  
事未定歸期未卜無暇計  
西悲發於曰歸之時蓋王  
歸途之勞也我東四句追  
思之言蓋此時已在途也  
有完師之慶也我從二句  
見敘其情憫其勞意  
首章首○此言歸途而  
未是歸而遂男女之樂要  
是歸已至而憫室家之望  
歸未至而切室  
而歸在途喜幸  
此詩周公代軍士言要做  
軍士口氣講益言其完師  
東山全旨  
故也  
雨指武庚搖動王室說曉  
曉之音正喻今日作詩之  
上未有室家風雨應上陰  
綢繆至卒瘞等句翹翹應  
水是歸零雨其蒙蒙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門指  
自是從零雨其蒙蒙雨貌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家說  
悲悲不制彼裳衣制裁也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士事也行  
得西歸制彼裳衣平居之服也勿士行枚士事也行  
著銜之也結句者蜀蝻蝻動貌  
項中以也蝻蝻者蜀蝻蝻動貌  
桑野桑敦彼獨宿獨字對室家看亦在車下賦也一  
木之野享敦彼獨宿獨字對室家看亦在車下賦也一  
也兩在字相照而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  
有華其生全意言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  
且流雨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  
而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途又有遇雨之勞因追  
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向而悲於是制其平  
居之服而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矣及  
其在途則又觀物起興而自嘆白彼蝻蝻者蝻則謂  
在彼桑野矣此數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申下矣言  
公東征而而言曰天下固有不容逃之義而夫人  
亦有不吝之之情我昔以三監啟蒙而徂東山也插  
惓然三年而不歸在外亦已久矣命以罪人既得而  
來之自東也又有零雨之濛歸途亦其勞矣且我自  
東上言歸之時而心已動其西向之悲於是制彼平  
居無事之常嚴以爲自今可以勿爲行陳銜枚之事



祭于廟乃慰

月令記取冰

而幽有詩記

始漁而潛

詩皆季冬事

也独大雉無

詩也以其事

近怪而祀又

近戲與陳除

泰

春秋文二年

大事于太庙

公羊傳曰大

事者何祫也

昭十五年有

事于武公左

侍曰祫于武

宮祫言大事

于青長卷三

感極而悲矣則此句謂

罪人已得天下以寧勿事

行師也愴愴二句以物之

得所與人之得所獨宿對

家室言在車下有完師

幸之意

二章旨○此言歸家未至

而切室廬之想

之勞故每音反

羸六句作五件看

途想像之詞意室中久無

人必看此數件也未

一正一反相呼應

此荒廢甚可思也

斯長於斯父母妻子於斯

寧不可懷哉○果羸等作

文有以時事映切者如

我室保無果羸之施乎

翻於庭蜂螿於鄰我室保

矣及其歸而在途也則又觀蜘蛛蟬蛸

亦在此車下矣是雖未即遂室家之

樂而自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之實

○我徂東山惴

于宇也施延伊威在室

婦也 蜘蛛在戶

火耀宵行

亦可畏也

賦也○轉念之

信往來之勞在外

慮荒廢至於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

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苦

我徂東山惴惴不歸何其

久也我來自東零雨既濛

果羸之實亦施於字矣伊威之虫亦在於室矣戶無

人出大蠨蛸則結網當之矣舍傍隙地則鹿以為場

矣宵行之虫則熠燿其明矣室廬荒廢至於如此亦

可畏矣然室廬雖廢吾之故居在焉荒廢○我徂東

可畏亦可懷思而已安得恹然而忘情耶○我徂東



禘言有事是

禘大禘也

孔穎達

周禮樂師及

徹師孝士歌

徹魯論則曰

以雍徹然則

來雍蓋徹祭

所歌而亦名

為徹歟朱子

治世宜文亂

世宜武文王

一怒安民文

武所山交頌

也書曰皇天

震怒紂之所

以克詩曰燕

及皇天後之

無鹿之來遊而宵行之明滅乎意其佳可從

三章旨此言既歸而慰家室之情鶴鳴四句其家之望也有敦四句歸士之言也鶴鳴于垤承零雨來是途中事婦嘆亦為零雨是家中事酒婦宮室本在室廬荒發言聿至喜出望外之意有敦二句是到門不見情景瓜不足喜喜其室家則室家之所有皆喜矣自我不見二句不言歸之樂而追言不見之無限感慨之情

四章旨此言及時而遂男女之樂方在東之時未婚者不得成其婚既婚者不得遂其願及歸正值仲春之時興意至其儀止以鳥之飛其羽鮮與女之歸其儀盛即時事以興時事

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

婦嘆于室麗歸宮室我征聿至

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賦也

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鶴就食也信之遠鳴於其上也行者之婦亦思其夫之

苦而嘆息於家於是酒婦宮室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土而曰自我不見也

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者之思莫切於將雨之候故濛雨將零穴蟻先知而出也此是故勸食之而鳴於垤矣婦居於室亦有感此也

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鶴水鳥垤蟻塚

婦嘆于室麗歸宮室我征聿至征是行至有敦瓜苦

自我不見于今三栗木名苦瓜繫於栗薪之上

年賦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鶴就食也信之遠鳴於其上

行忽已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土而曰自我不見也

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者之思莫切於將雨之候故濛雨將零穴蟻先知而出也

此是故勸食之而鳴於垤矣婦居於室亦有感此也

掃宮室於以待我之歸而我征聿至適以樹彼之望矣助時也我見敦然瓜苦係於栗薪之上不勝感慨

之懷自思不見於此已三年矣豈意今日得再見之猶恍然如昨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也何其幸耶



所以昌陳際

周人以諱事

厥後駿發爾

私不諱何也

周以前無諱

至書稱元徐

某為諱之始

然特不直斥

其名耳非必

臨文盡諱也

朱氏解頤

頌文王曰烈

考德至而崇

其功歌太姒

曰文母尊寺

而配其德徐

寺詩卷三

寺詩卷三

寺詩卷三

也馬即駕送迎之車者結

緇彼其既戒受命固結而

不可解也九十其儀言儀

飾有九分十分美好也

嘉即在情上說無怨無

以正以時之意其舊句叙

其情於鶴鳴興嘆之餘嘉

其旨於油壚待歸就

在久役征夫上

何有說不出的妙

破斧全旨

三章一意各首二句分上

軍士言已從師之

原周公出師之

夢見勞不容辭意此詩末

之答其意須把前意來講

三章同旨○破斧缺斯

三年內從征事上二句言

在已出師之勞下四句言

其濛倉庚于飛倉庚飛昏習習其羽熠燿鮮之子于

帝之子帝之子謂女子說皇駁其馬黃白曰皇見結其糸

皇于歸皇于歸謂大家九十其儀九其儀十其儀

其新其新是謂新娶婦也其舊其舊是謂舊我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其舊如之何與也信是與而言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寺詩卷三

寺詩卷三

寺詩卷三



鳳彩

諸侯本來朝王而載見詩言及助祭典車攻之于苗瞻洛之講武司胡答曾禮天子受福曰大嘏故云俾緝熙于純嘏然實筵詩曰錫爾純嘏閔宮詩曰天錫公純嘏是諸侯亦為大嘏也孔穎達洪範于箕子則曰訪所以

國人心惑於武庚之流言習之不正反側携貳矣周公出而征之不忍四國之陷弱將息其反側之心以歸于正化其猜嫌之心以歸于信萃其滂散之心以歸于公蓋承王命以討雖使大義滅親其意我人之心自天覆地載之四國我人俱以天下正則其所被之大故曰將嘉字亦根此字講化亦根道字講萃其漁而合其離則無不蒙恩故曰休

伐荆全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隋釜日斧缺是壞方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四國四方之哀我人其斨字是古人用兵國亦孔之將大也○言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為此舉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有破斧斨從軍之上云云之役而聖人之用武也而不知聖人之心公天下而無私焉是故我以六軍之眾而從東征之役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公豈從天下以徇一己之私哉蓋以三監啟釁人懷反側四國之不正甚矣周公明大義以東征必使四方之人皆知和不可以犯正而後已夫東征在天下國如此則其憂不在乎一身一家之私而在乎天下國家之遠其哀人斯也豈不大哉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亦義○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所不得而辭者矣

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其斨之嘉賦也○吡是







始曰云競止  
戈為武故終  
曰過刻泰詩  
說解頤

左氏侍以武

為大武卒章

賚為大武三

章桓為大武

六章朱氏謂

桓賚二篇皆

大武篇中之

一章然則酌

與賚般一休

亦大武篇中

之一章明矣

厥祭

文王陟降在

帝左右文之

則伐柯之則奚以觀此二  
句比欲儀型而無自也弗  
得則娶妻之禮奚以成此  
二句比欲交際而無由也  
總言其未見而願之深意

二章旨此意重不遠  
踐四字伐柯句已寓有斧  
意我邁句已寓有踐意講

上兩句酒閑映上句如何  
二字見我所昔如何

如耳今已得其如此之意  
曰不遠則儀型近矣曰有

踐則交際親矣總言其既  
見而幸之甚矣

註中兩不過字見其意  
九戩全旨

此詩作於周公將歸之時  
首章是得見而致喜幸之

意下是將歸而切願留之  
情俱是一時事通詩俱重

喜幸上未言且留亦喜幸  
也悲其去正見喜其來也

此也○媒通主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謂周公居  
二姓之言言以比乎曰欲見周公之難言東之時  
東人若曰聖人者民望之攸歸係焉今固幸得一見  
矣孰知其始者欲見之難乎彼代柯如之何必有資  
於斧也則不能克之矣取妻如之何必有資於  
媒也則不得娶之矣然則我周公何也秉鈞相  
府而東上利見之願不猶柯之之否斧娶妻  
之矣媒乎由今思昔其得見之難也如此○伐木

伐柯其則不遠也我邁之子我東人自我也之邊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遠也○邊竹器也豆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言代柯而自斧則不

伐柯三章章四句



所以為文念

茲皇祖陟降

庭止武之所

以為武紹庭

上下陟降厥

來成之所以

為成桃維牧

法文曰儀刑

文王法武曰

率時昭考念

皇祖曰陟降

庭止思皇考

曰陟降厥家

成王以文武

為心也孔穎

達

謀欲其圖大

故訪落曰陟

寺壽長卷三

勿以始至將歸分對

為皆用大夫美周公而責

在朝之人不速迎公之詞

朱子改為東人愛慕公之

詞以末章語氣而定之也

然當時人情周大夫則速

迎公歸以相王

望公少留以盡私情要為

美周公其義一也

首章直曰此言喜見於聖

重在得見其人上下非常

之綱而有非常之服服非

常之人而有非常之服服

不其重重見其人并見其

服也德在言外然之子句

內亦可帶出德字

三章章同直曰此與上章

皆一時事方幸其得見又

聞其將歸故悲其不久於

九斝之魚鱗魚鱗皆魚之美者也 我覲之子 我東

我東之子 我東之子 我東之子 我東之子 我東之子

九曰龍皆綉於裳天子之龍一肩一降七公伯有降

龍七龍皆綉於裳天子之龍一肩一降七公伯有降

故謂之衣也 信之而言九斝之綱則有鱗鱗之角

天其其美之矣吾茲於我公有感焉彼九斝之綱則

使我幸得而見之則有衣龍之衣刺繡之裳矣衣被

之輝煌止大聖人之儀範不有以動吾人之快觀乎

鴻飛也再宿也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

無所乎今特於 信謂而言鴻飛則遵者矣公歸豈

女信處而已 信公之不可久留何哉彼鴻之飛也







華頌有小恙愆慎也慎子小斯禍不至大詩人之深意也徐典秀訪落謹始也所以處常小恙謹後也所以處變沈方頌多事神之樂然郊不言天而言教養庸不言鬼而言功德載變為春之所社而日寧胡考

寺經卷三

矢其常度下章與公處變而不失其分名總重所處不失其常意此詩見得周公心事光明如青天白日故已無所愧作而安事如人亦以說其心而德意不瑕也

胡則退而公孫碩膚公周公也孫當作遜亦鳥凡凡路其尾與也赤鳥見服之上周公雖遭疑訪然所以處之為也安重貌言不失其常故訪人美之言狼政其則宜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益其道隆德盛而安士樂大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請周公雖遭疑訪然所以處之者不夫失其常也言其常故詩人美之曰安常履順謂庸人無過惟事變之來君子亦難乎以處之胡有公者乎彼狼之為物也遽雨而進則跋其胡天因之而退則又路其尾進退不得以自如如此若我公則豈其然乎蓋我公勤勞王室精忠可表乎日月

思

公

之地可謂變之極矣且形於赤鳥之間進退有度安重自如若彼其几几焉何○狼靈其尾載反其胡公嘗因大變之讓失其常乎

孫碩膚德音不瑕與也○德音猶命主程子曰周公

變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得彼狼之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言為物也

退則路其尾進則躡其胡其進退不得以自如如此若我公則豈其然乎蓋我公篤斐王室忠誠可通乎

樹風



良邦為秋之  
報成而日寧  
婦子人若鬼  
神之会也劫  
撤

噫嘻豐年祈  
上帝尊之也  
故其說畧載  
芟良邦斬社  
稷親之也故  
其詞詳徐典  
喬

載芟曰于楸  
有其井同澗  
之誼良邦曰  
百室有祭酺  
台醉之歌彙  
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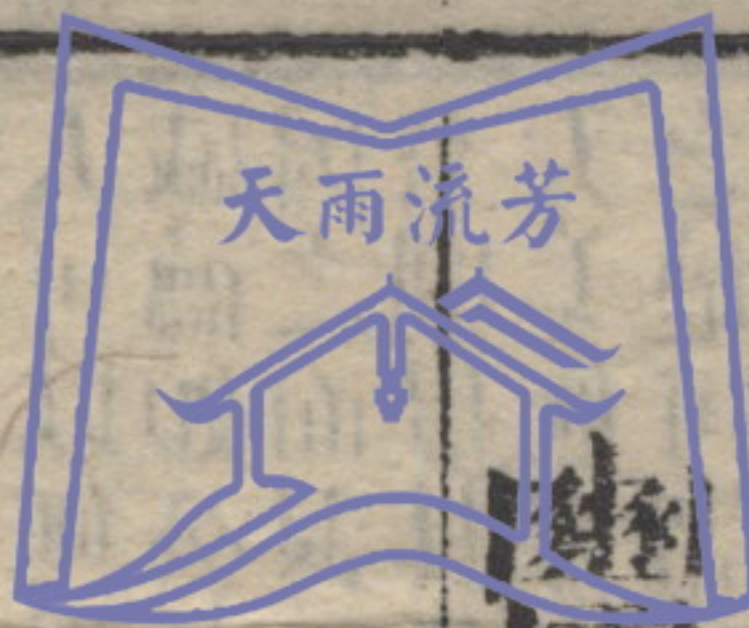
區

圖

家

子

芳流雨天



國七篇

狼跋三章章四句

天地大美無容議也願乃讓失美於不居而自處於  
不爭之地可謂變之極矣且德音之服於中外者宜  
著光昭前後不異若彼其無瑕焉何嘗因大美之誠  
而損其名耶夫以公之被毀固本於管祭之流言而  
詩人之謬則以為周公之自讓蓋不使讒邪之口  
得以知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之深敬公之至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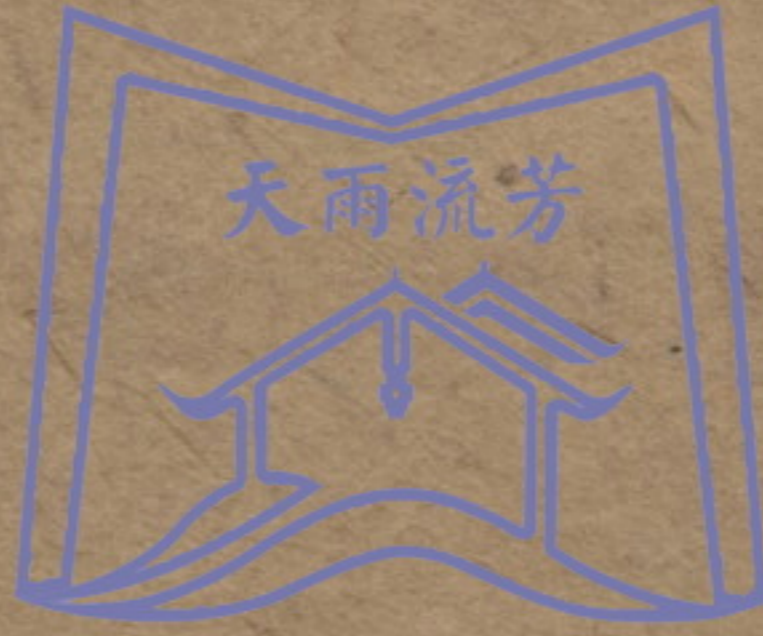


通

圖

文

學



知

器